

落了一夜細雨，太陽一升起就燦爛無比。秋蜜雙手雙腳攀在門前的閘門上，讓秋添來回推動閘門，一看到阿公提著行李從屋底一進接一進走出來，兩人趕忙離開門口，把閘門敞著。雖然不覺得過去三天不好過，卻難掩今天的好心情。「他好可憐，連啓惠家的小山要回高雄，我都會想哭。」秋蜜說。「他在的時候，我都不敢大聲放屁，聽到他放屁，我也不敢笑。」秋添說。

賢仔姨婆拿走籃子，掀開布，取出放在石臼裡的鋁鍋，蹲在西側門外大快朵頤。秋暖并住呼吸站在她背後瞧了一會兒，她渾然不知。「賢仔！素仔來欲找汝啦，賢仔！走叻去！」聽見阿媽的聲音由遠而近：仍停不了。

「夭壽！在這啦，素仔，汝來看，看這胎溝鬼，避在這吸石罈仔。」賢仔姨婆抿抿嘴，轉臉笑道：「素仔，汝那先坐一下，我這隻呷完才講，人伊金榜仔在咧，我怎好意思拿出來呷。」阿媽說：「汝也知驚死人，看有夭鬼沒，每年返攏要醃一鍋，今年住阮這，以早住素綾仔那也不敢在那呷，臭哼哼，攏是醃在這。」

吸光一鍋生腥的粗鹽醃石罈打狗蟹，賢仔姨婆將蟹殼打包好，走到天井邊洗手漱口，阿媽還直嫌她說：「臭腥腥！」素仔姨婆只是笑說：「沒呷會思念，有癮了。」賢仔姨婆心滿意足歇了一口氣說：「就是這夭鬼，阮真仔不愛我返來，看我像山頂跑出來的夭邪咧，假紳士就呷屎沒！」看見素仔姨婆送她的炒土豆和兩包海產，又動了氣推辭一番。阿媽四下瞧瞧，只見秋暖坐在餐桌寫功課，

就將昨日午後打她那無緣的一巴掌的事說予她倆聽。

當時秋暖也算在場，開著房間向天井的窗子，伏在那兒聽，有時隱約也看到一點兒頭髮、肩膀。事情好像是這樣開始的，阿公午覺睡得並不舒坦，醒來尋不著人問錦程去留，正好餵完豬的阿媽走進來，劈頭問她：「阿程咧？」阿媽也沒頭沒腦反問他：「阿程？誰人是阿程？」阿公心底老大不爽，背著手踱了幾步，又繞回來指著她罵：「汝也管阿程死活，一日到黯只知顧那巢豬仔！」阿媽粗著嗓門對她兩個老姊妹說：「我就應伊一句講若沒是翹腳在厝坐就有得呷。汝知講我啥？講怎沒得呷，不時有人送柴送火，送衫送被，不要當作我不知影！甘是早起萬事兄提一袋刨木屑來，才會講這話來糟踢我，夭壽鬼！連永早一個兵仔行軍至這過，拿一罐罐頭來請咱開也拿出來講，不知叨一個不管時跑去給伊滴答，看有歹心沒？還有那作歌仔戲的來借一下便所也不行咧，還擱講阮坤地仔沒教示，不會叫伊一聲老輩，不知是種到誰人？我氣一下拳頭母給伊崢去，當作我不敢，沒閃，崢在伊嘴邊……，牙槽不知有歪去沒？」「面仔，汝這一個憨性沒回手？」賢仔姨婆瞪目結舌問。「一定有的，中墩三隻虎，金榜、有溫、嘉三，兇有名的。」素仔姨婆低頭打著賢仔姨婆的手背說。「伸手要來擱我，我給伊推去，做我出去看我的豬仔，看有歹命有沒？嫁到這欸……比畜生還不如！」

一時間三個人都無語，秋暖問：「阿媽，誰人叫汝嫁伊？」「囡仔人有耳沒嘴！」阿媽罵完，又道：「攏是恁東邊祖仔害的，叫我要嫁在中墩，這樣較近，才好照顧伊……」賢仔姨婆接口說：「沒法度，恁阿媽，生成是大婆命，汝看，是這樣，當初恁東邊祖仔將我送人，抱恁阿媽來，我送龍神，龍神又將素仔送

人，這手抱入來那手送出去。東邊祖仔把我送人，去抱恁阿媽來，就是準備要『鬥』恁舅公元進，汝看，元進不是同款娶細姨：」「元進娶兩個某，大婆神仔跟細姨雪仔攏在高雄，老母也是恁阿媽在拖，真正這個面仔頂世人不知做什麼孽。」素仔姨婆唏噓道。「賢仔給人，抱我來，素仔給人，抱賢仔來，看古早的人憨這形！」阿媽又對秋暖說明一遍，秋暖這才明白眼前三人關係非比尋常，今天兩人聽阿媽揮阿公一拳，沒有出一口氣的痛快，倒是感慨萬千，甚至擔心她遭報復，秋暖聽得也很不是滋味。

阿媽看見門外媳婦回來了，不想多說，結論道：「想那時才嫁來沒幾日，叫我去借一隻鵝頭掘，我只講一句還未熟識，起手就打，鼻孔血流到一土腳，阮嫂仔也有看到，也不是啥好人，還有人相爭。恁這查某囡仔以後目睛就睜晶，有錢沒錢有厝沒厝，嫁若性地好就好命。啊，講到神仔，下晡欲返來，每遍嘛挑工跟細姨相出路。」講到這個神仔有夠兇，元進也敢娶細姨，那遍我去左營找伊，按呢，當我的面掐伊媳婦的大腿。」賢仔姨婆做著掐轉大腿肉的手勢。

陽光正美好，還有些微風，一根竿子斜跨在天井東南方，掛在上頭的五串香腸像五條辮子，慢慢地一點一滴掉下淚油來。上百隻煨黑糖的章魚也串在竿上攤在屋頂上，空氣中散發出一股甜腥的氣味。阿母爬上屋頂，去把竿子挪個更照陽的位置，秋添眯著眼仰頭說：「阿母！伊台灣人每遍攏拿這香腸、肉鬆返來換咱的章魚、㊟仔、蝦仔，香腸、肉鬆、肉乾呷久嘛會膩！」素仔姨婆聽見拍著賢仔姨婆的手說：「有聽到沒啊？恁這台灣人！專門拿那沒新鮮的返來換阮這新鮮的。囡仔免呷膩啊！」「好，好，後遍不敢了，看愛啥米，來跟姨婆講！」

來啦！來跟姨婆講啦！秋添仔！沒講阮哪會知啦！」大夥一齊笑了起來。

「楊老師啊，自從你接了訓導組長，你看那些女孩子的頭髮，越留越長，什麼耳垂以上一公分，根本就看不見耳垂了！」女老師站在窗前說。「真的嗎？」楊格吃驚的問。「過來看，隨便一個走過去，你看看，你看看，有沒有，以前蔡老師管的時候比你嚴格多了，女孩子不能寵，再寵下去就碰到領子了。」「又不在是管兵，一公分兩公分計較，待會我帶把尺出去量，不必那麼硬性規定嘛！」楊格滿臉求饒的笑著走到玻璃窗前，等那女老師搖搖頭一出辦公室，剩下一位白髮蒼蒼的男老師，又說：「女孩子嘛，哪一個不喜歡留長頭髮！」

每四週一次衛生檢查，星期一週會結束後的例行公事，楊格背著手，一行行踟躕地走過學生背後，挺像個巡田的農夫認真地在視察他的作物。男學生的三分仙人掌頭，彷彿手一踢便會扎人，理得那麼短，剩下一小截一公分不到的髮根，連青色的頭皮都看見了。有幾個理得特別徹底，一問，同村同個理髮師，把頭髮刮得像鬍渣子，一頭岩青有時使人觸目驚心，相較於出家人的心如止水，反倒是種血氣方剛孔武有力的感覺，好像完全管不住似的。女學生的清湯掛麵倒是很整潔，將所有的黑都凝住在頭上，黑到發亮，甚至還反光。不像男生的頭可一目了然，他得從女學生右後方稍微個別打量一下。實在沒有一個公平的準則可循，度量頭髮的長度或頭髮與領口的距離都不是辦法，頭形長短、脖頸長短、耳朵高低、髮際高低，不同的髮型都可能影響他對頭髮長短的看法。還有站姿，他很不願意大聲命令「抬頭挺胸」，任她們那樣斂著下巴微縮著肩膀。只能憑直覺，第一眼看就覺得過長，那就是過長了。也許是女同事的一番話，

自己也覺得心虛，於是開了殺戒，一連登記好幾個名字。她們會在背後罵他當面又跟他撒驕，他既害怕又有點喜歡，大不了明早到辦公室複檢，只要稍稍再修過，加上洗了頭便會蓬蓬的，他不會太為難她們。「三年級女生頭髮太長了！」他說。

他走到曾瓊雲背後，女孩子的頭髮要比男生有靈性有表情多了，第一眼就直覺太長，第一眼也直覺是她。自從那次在課堂上結下心結，這小女生見了他，不敬禮喊老師好，還老是裝作有事，像隻小鹿見了獵人，拔腿就跑。這些舉動令他難受。從此他對她更是另眼相待，考試、做作業，乃至檢查頭髮，前兩項倒是比以前更加用功，頭髮卻越來越放鬆，這回簡直就沒有剪的樣子，一點粗拙的刀痕也沒有。她把鬢髮塞在耳後，那撮頭髮還向耳鬢翹起。「太長了！」這一說，她便把頭高高昂起。

「就跟妳說，妳這次一定不會過，上次妳就比我長了至少有一公分，如果今天又過了，那就是楊格太偏心，我們的頭髮好像一坨牛糞，妳的頭髮像我丟在後面田上的那坨牛糞，長出了好多青草。」秋暖這樣說她。

「媽啊，再短一點！」瓊雲對為她剪髮的媽媽說。「妳不覺得楊格好像在對妳贖罪！」秋暖還說。「媽啊，再短一點！」瓊雲又說。「反常了，每次叫不要太短！不要太短！」媽媽說。

隔天早自習七個女學生在辦公室站成一排，楊格一眼橫掃過去，一片片白嫩半圓的小耳垂露在髮梢外，後頸項上也露出淡青的髮根，馬上叫她們回去又怕她們下次打混，突然發覺其中一個頭特別短，爲了使背後的髮線呈圓弧而不

是平整，整個耳朵還露出一大半。是瓊雲，她還在跟他賭氣。他想趁她們散去時看看她的表情，她卻第一個奪門而出。

上他的課也是低著頭，一直到星期六早自習音樂老師在升旗台上排好合唱團的隊形，叫楊老師來幫忙看看隊形排得好不好，他才有機會看清楚她。頭髮中分呈人字型，兩支髮夾斜斜別在太陽穴的地方，像兩葉窗簾被扣起來，露出窗外的景色。額頭不太高也不太低，弧線是恰到好處的，不太凸也不太平。表情天真稚氣，卻更固執。

朝會結束前，合唱團升旗台表演，清一色是女生，著白色短袖襯衫藍色短百褶裙，藍色背心，唱起了：

「手把槳兒往上搖，水花四濺高，滿園春色觀不盡，難繪又難描……」

春天已近尾聲，操場周遭的野草樹較校園內的植物更有份量，隱約構成一種威脅，透過玻璃窗還可看見教室後面的木麻黃，濛濛水綠。陽光下，台上個個唱得唇紅齒白，把身上的白與藍推動起來，成一波波海浪。楊格站在台下望著幾天前他曾走過她們背後的這些女孩子，剪髮三日呆已經消失，一個比一個清新漂亮。

「歡樂的日子容易過，歲月如水奔流，歡樂的歲月如流，光陰一去不回頭……」

一首抒情的自選曲。常常都是這樣的安排，指定曲昂揚輕快，自選曲多愁善感；但是落差太大，反令人有樂極生悲的感受。十四、五歲的少女，天真的哀愁，叫人又愛又憐。楊格不自主的專注著那小女生，凝神的注視，彷彿將她

的歌聲單獨抽離出來了。悅耳的聲音，清晨玻璃窗外的鳥鳴。唱歌的女孩，五官都是表情，喜怒哀樂自成一箇協調的呼吸循環系統，連貫到頸子、肩膀、胸部、四肢、整個身體，甚至看不見的丹田、心肺，整個人都獻給這首歌了。他發現那小女生有點不專心，眼光偷偷地偏離指揮的手勢，往底下的隊伍飄來，未知是他專注的眼睛將她的眼神吸引過來，或者他就是她找尋的，一碰觸到他，飛快的趕回指揮的手上，唱得比剛才更加賣力，與詞意不搭配的微笑起來。

合唱比賽已經結束，瓊雲這陣子卻特愛吊嗓子，早晨來等秋暖上學，打開西邊側門，對著屋外的桑樹唱，那些雞鴨是不怕人的，瞧邊關打開了，蠢蠢地往她腳下鑽，她邊唱邊把關，伸出一隻腳逗弄著雞喙，防不勝防的讓柔滑的羽毛溜過小腿肚，便暖呀笑起來。

秋香說：「難怪我們學校會得最後一名，真丟臉，有優等的有甲等的，乙等的只有一個。」「問題是出在你們這屆身上，我們前兩年都是甲等。」秋暖反駁說。秋香又說：「前兩年得甲等那是因為你們上一屆會唱歌，張玉佩他姊姊張玉環，老師說她是有史以來唱得最好的，她一畢業，你們就走調了。」秋暖不服氣說：「好啊，那今年我們畢業，看你們明年會得什麼等。」瓊雲滿不在乎又唱：「春朝一去花亂飛，又是佳節人不歸……如果唱回憶，就不會變調了……又是佳節人不歸，記得當年楊柳青……」老師說不能再唱回憶了，每年都唱回憶，好像我們只會唱這一首。」秋暖說。

「這陣才幾點，一個一個坐在那逍涼，等候十二點欲看電視。」阿媽入門來，劈頭就罵。「瓜子澆了啊。」秋香說。「瓜子澆了啊，瓜子澆了就沒別項代誌？這款時，滿山全人蚱蚱爬，汝去看，誰人叨有查某囡仔怙在厝內坐，土豆田全全草，四斗仔，草發到腳頭拐仔，人桂仔已經在塗第二遍草，咱連一遍也塗不了，跟人同田邊，不驚人笑死，坐在那逍涼，草就會自己死，土豆就會自己生，敢是跟恁伯公伊住久，一群囡仔全學做笨彈骨，不看人伊多少人在台灣賺錢，不免靠種田賺呷，咱咧？……」秋香插嘴說：「咱嘛有一個。」……一

個？一個？一個賺不夠買米……」阿媽被擾了神忘了剛才在說啥，失落了片刻，但望著孫女一下子又想起了：「趁今日禮拜不塗草，明在又要讀書，不免一禮拜，土豆乎草包了去……」

阿媽儘管嘮叨，瓊雲尙在哼唱，隨秋暖溜進房，秋蜜出門去了。秋香拿著一包甜豆，一顆一顆揀，一顆一顆瞧，一顆一顆送進嘴巴，說：「阿媽！土豆生在土腳底，有草沒草不是同款會生。」「同款會生，那沒發草的，多生多少土豆，佬草包去，生那土豆不成樣，到時人一千栽就多掘汝兩布袋咧。」「真的抑假的？咱今年來試一下！」「死查某囤仔，應嘴應舌！」阿媽唾道。

秋蜜一出門，就直奔富蓮家。她收到了筆友的回信，好像在海邊網到一尾珍貴的魚，連忙將一同下海的友伴喚來分享喜悅，甚至慷慨地稱做是「我們的筆友」，然而臨到回信，秋香和月寶一點也不幫忙，見她握著信就跑，她只好往筆友的起源地來，只有看守病人跑不掉的富蓮高興就替她想幾句。她很快就感到意興闌珊，好像養著一尾看不見的魚，還要餵食換水真麻煩。信剛寄走，她還是想往富蓮家走，一有空就往那兒走。

常常只有富蓮在家，其他人都田裡幹活去了。秋蜜挨近她身邊，等到她說句：「你看一下，我去廁所。」或者「你看一下，我去煮飯。」才覺得自己來得有點意義。這中間，她自個兒無話找話說，要逼富蓮出聲相應，有時比引蛇出洞還難。若有其他孩子上門，她就黏住他問東問西，抓住一句話，便笑個不停。

「噓，我爸在休息。」富蓮將食指豎在人中和嘴唇上。「哦！我知道。」

待富蓮離開客廳，她就輕輕走去，悄悄撩起印著白鶴青松的布幔，看富蓮

阿爸躺在裡邊睡覺。他頭抵著客廳的牆，總挨在床邊緣，好像準備下床的樣子，也像是一種警醒的苦心，要讓自己隨時有摔落的恐懼。有回他睜開眼睛斜瞅著她看，那眼睛凸在凹陷的眼眶內，一斜眼就好似要掉出來。她更探進半步好讓他舒服的看見她。

「阿伯，你生病怎麼都沒有聲音。」她問。

「生病是什麼聲音？」他唉聲問。

「會痛的聲音，像我阿祖噁——噁——不知道哪邊在痛，阿伯，你哪邊在痛？」

「頭痛。」富蓮的阿爸微微側起身子指著頭，「想太多事情，想得頭痛。」

「不要想了，有點睡覺，睡著了就不會想了。」「汝是坤地仔的，早阿男兩個月那個。」「噁。」「就是汝，以前呷過阿蓮伊阿母的奶。」「爲什麼？」「那陣恁阿母沒奶。」「爲什麼？」「去，去找阿蓮講話，我愛聽恁講話。」說著微笑閤上眼睛。

「你看一下，我去廚房準備煮飯，等一下泡糖水給你喝。」富蓮說。秋蜜倚在門檻邊，聽富蓮舀了一杯半的米，拿到庭院邊的石台上淘。每淘洗一回，就轉身蹲下來傾水，漿白的水徐徐自她把關的指縫間流出來，滲入地底。院子上，有一條黑色圓石的小路，女孩子的步子，一步一圓石，石邊包圍著青草。

「煮粥還是煮飯？」秋蜜高聲問。「粥！」「哦，我們家中午吃粥，晚上吃飯，如果很熱，晚上也煮粥。」「我們都吃粥。」「哦，每次都煮一杯半嗎？」「一杯半再多一點點。」富蓮量的是阿爸健康時的份量，現在弟弟在發育，都能把

它吃光。

趁著富蓮進灶口，秋蜜從容的掀起布幔，她曉得富蓮是默許她這麼做的。金燦燦的陽光自天窗照射下來，小室內呈現著暖和的銅色，只有角落還是暗土。躺在床沿的阿爸，一隻手垂到了床外，手指頭離地上那團光線只有一點點。她抬頭看看天窗，窗子是方的，方線卻沒有形狀。她站在幔下，從他的腳看向肩膀，未再跨進去，未再看到他的頭部。來來回回看了好幾遍，更消瘦了，彷彿一葉扁舟，什麼都載不了。直到聽見富蓮在隔壁用筷子攪糖水的咚咚聲她才把布幔放下，像放下一段長袖。

正當她高高仰起玻璃杯，富蓮的阿母突然跑回家，跌跌撞撞往房間裡撲去，大聲哭喚著富蓮阿爸的名字。富蓮兩腳一蹲，雙手矇眼原地裡哭，手上一把小白菜擱在額髮上，顯得異常青翠；突然間奮起身來，衝進房底，母女倆在那裡絕望的盡情大哭。

這邊瓊雲和秋暖在唱歌。瓊雲的媽媽上秋暖家來，不免與秋暖的阿媽搭唱數落女兒孫女一番。兩個被罵的女孩在西側門外，瓊雲唱歌，秋暖時而和兩句，她便愈唱愈起勁。聊遠了，阿媽見瓊雲的媽媽相辭要回家，繞回來說：「恁阿雲有欲讀高中沒？我在講阿暖國中讀畢業就好，坤地仔就講要繼續讀，查某囡仔人，讀那麼多書做啥？……」秋暖的阿母從田裡回來，歇了口氣，在天井邊洗腳，插嘴道：「人阿雲哪會不讀，阿華、美靜，每一個嘛講欲繼續讀，伊阿公清明返來也叫這查某囡仔會讀書就盡量讀。」阿媽斥道：「那免講，出那隻嘴有效？阿公在那阿公咧！人阿雲只一個小弟，汝不看咱幾個，永豐行仔船一個月咱種田

要種一年，每項欲跟人，哪有那財產，汝看人阿生那幾個查某兒，每個都在台灣住頭路，阿生涼仙仙，細漢的看有讀國中沒，那幾個大的才小學畢業……」面姑仔，我講一句實在話，咱艱苦幾年，不要後遍囡仔怨嘆咱一世人，自己不讀就沒話講，佢欲讀，借錢也要借來栽培……」瓊雲的媽媽正說著，見秋蜜握著玻璃杯嗚嗚咽咽一路哭進門來，連忙問發生什麼事？秋蜜換了氣，哭得比方才更響亮，驚駭的哭泣與平時完全不同。秋暖一驚快步過來，秋香也從房間跑過來看，她阿母用力掐緊她手中盛糖水的玻璃杯，她嗚咽說：「阿蓮……阿爸……死啊……」阿母與富蓮的阿母都是港子人，少小時常一起玩，馬上跟著哭了起來。阿媽用力抓了鼻子一把，往衣襟上擦，「鳳珠仔，做人沒路用！煩惱呷煩惱穿，煩惱讀書煩惱賺錢，免煩惱啊……」瓊雲還在唱：「春朝一去花亂飛，又是佳節人不歸……」媽媽哽咽罵：「再唱我要從嘴巴打下去了！」她看見秋暖流淚走來，問：「發生什麼事？跟我講，我也要哭！」

自富蓮阿爸過世那天起，秋蜜又恢復晨哭的習慣，醒來睜開眼，糊里糊塗就想哭，一哭就哭出淚水。阿母去叫她的同學早晨來叫她一道上學，見到同學，她馬上閉嘴抽泣，幾分鐘收拾好面容書包，裝作若無其事。阿祖過世也是秋蜜發覺的，阿母心底擔心這女兒怎麼老和這種事有關聯，卻不敢說出口。她背地裡怪怨她婆婆：「攏是恁阿媽，自伊出世就在想欲將伊送恁姑婆的兒，那人在台灣，結婚四、五年還未生，到三、四歲已經懂事還在講，佹無這個囡仔會這愛哭，無代無誌想著就哭，那心肝內不知有多驚。」並囑咐秋蜜這陣子少去富蓮家，日後凡有喪事都少看為妙，以免犯沖。這頭才說，阿爸馬上拿了錢紙鈔，叫秋蜜去學校請幾個男童女童出殯時負責執童幡旗子，她也沒能禁止。

富蓮阿爸出殯後兩天即是端午，秋蜜從早就握著一張十塊錢，去找富蓮，卻被阿媽趕去田裡除草。「連添仔也給我去，佹無中午沒油飯可呷……」阿媽！阿媽！包肉粽啦，阮不愛呷油飯。」秋添說，秋蜜也附和。「我透早就去沙園把井仔邊的草揪了，我沒那閒工夫，我等一下愛攔去洗豬槽，沒那美國時間，肉粽？油飯跟肉粽不是同款那料。」秋香說：「阿媽不會包啦！阿母亦不曉，請素綾仔來教咱包。」阿媽又趕著：「去去去，趁日沒多大，不要去一下子就返來，兩個細漢仔去四斗仔，兩個大的去東港仔！一厝的囡仔放一田全全草，欲笑死人不是啊？添仔跟蜜仔耙仔要拿去，不要像舊年用手揪，沒落雨，那根沒掀起，翻身又發滿山。」

太陽剛，阿爸掌起攔在井邊的瓜準備回家。前兩日看好可以採的兩個嘉寶

瓜，想到再過兩日就是五月節便多留兩日，這可是今年第一次採瓜。阿母說：「汝放著，用手拿那兩粒，阿母會唸，沿路人看著怎好意思。」阿爸把瓜擱下，背著手，無所謂地走了。走到了另一畝田，想到今天是五月節，也許可以叫她早點回家煮飯拜拜，回頭瞧她，屁股向著他，像個四支腳的腳架，正彎身抓理著絲瓜藤，他張了口，想到要大聲呼喊或走回去說，便做罷了。

他路過東港仔，看見兩個女兒背對他在田中耙草，頂多個把時辰前耙倒的草已枯萎縮水，葉背呈灰藍色。他靜靜走過，沒同她們說一句話。「阿爸啊！汝要去海欵喔？」秋香大聲逮住他。「沒啦！」他頭也不回，順勢朝海看去，金藍色的潮水退得剛好適合下海。這時節瓜正待熟落，也許是料理了老朋友的後事，使他對山無心，連海也無意起來。

梅溪伯站在前庭，出神地南望，那老舊泛黑的紅瓦像被燒焦似的，一隻花貓從屋脊上輕柔走過。房屋左邊一棵欖仁樹，參差的枝葉間漾著蒼白的海水。

醉人的油蔥蝦米香，在灶口煮油飯的阿媽，不時發出一聲：「梅溪仔！坐啦！坤地仔免五鐘就返來了！」「嬌仔！汝沒閒汝的！免管我，我也不是外人。」他眨眨眼向著門外應，看見阿爸，不覺喜出望外說：「唉！咱這個聰仔，揀這個時陣，我省一個工，順便返來過五月節，真多年不曾返來過五月節了。」「呷飽未？」阿爸問。梅溪伯笑：「問早頓抑是問中午頓？」「隨便啦，來濕兩杯啊。」阿爸走到天井洗手。「透早就欲飲？」「罕幾時！人在宵夜，咱在宵早，呷紹興抑是米魯？」「攏好。」

阿爸去買了兩瓶啤酒、兩個鹹蛋和一罐鰻魚罐頭，配合早飯剩下的半塊煙

仔魚、幾撮肉鬆和一小盤土豆仁，兩人飲起酒來。

「透早就去大春那買酒，伊等一下就來找我。且慢咧啦，等候靜子返來炒兩個菜，桌頂空空沒菜也在呷燒酒，梅溪仔，留落來呷飯，那油飯可以呷，欲拜的我盛起來了。阮那囡仔在稀罕肉粽，阮東邊姨仔愛呷我煮的油飯。」阿媽說著把一鍋香噴噴的油飯擺到飯桌上，另端著一碗油飯出去了。

阿爸執起酒杯，微微頷首，梅溪伯也跟著致意，兩人一齊將酒乾了。鐘聲敲過，餘音裊裊，等鐘聲消散阿爸說：「不是講月琴準備欲去高雄？」「阮阿母不捨，佱沒，一兩年前就叫伊來了。這個熱天過，後學期把阿傑跟阿惠轉來去高雄讀書。」梅溪伯說。「我以為是伊自己不愛去……高雄那個放去啊？」聽口氣是放了那女人一兩年的意思，阿爸說著又斟上酒。梅溪伯手握著酒杯，像猶豫著先答話或先喝口酒，「放啊，早就該放啊。」「來啦！」阿爸以一種慶幸的口氣邀酒，梅溪伯沒喝，他獨自飲了，夾了一塊魚肉，嚼著說：「這樣好，佱沒不知要怎樣結局。」

梅溪伯浸淫在自己的沉思中，很快得了要領地說：「上趣味的就是那遍硬欲跟我來澎湖，住在馬公旅舍，講欲住那等我，我佱不去找伊，伊也不會來找我，我一去就哭講這啥澎湖，連海也沒看到，呷水鹹兜兜。」「那時陣連聰仔嘛拖落海。」「剛才我才在想這件代誌，講跟汝去不行，聰仔佱去就絕對妥當。」阿爸拿起酒杯，倒吸一氣欲喝下，忍不住笑出來，把杯子擱下。「騙厝內講欲去馬公開一個高雄港聯合澎湖農會的啥米碗糕米嗦會，跑去通樑看大橋，西嶼呷海產，日暗返來問講梅溪仔怎沒回，草稿早就寫好了，叫聰仔講，那老實人講白賊，

講一遍歹勢歹勢，第二遍煞像真的，騙講那個高雄代表這也不知，那也不知，拜託汝留落來幫忙，隔天透早還要開會。大家都能騙哩，冬子一看就知影伊聰仔在白賊，我看聰仔是有跟伊講。」梅溪伯問。「恁靜子知否？」「不知，不曾講過，伊沒像冬子那麼巧。聰仔啦，自從那遍，看著月琴就吱吱囑囑，不敢看伊的面，伊有跟我講，講早慢還是得跟月琴歸家，恁兩個在那邊海邊仔散步，伊就在尾後講這。」兩人微笑著又喝了一口。

「講來世界也真小，汝不相信，有一日在夜市仔，遇著月琴伊三兄，生做像萬沙浪那個，給我講一句，這個查某伊熟識，第二句叫我半年內解決去，佢沒就離婚，沒第二句話。」梅溪伯仰了那杯酒，又說：「鬱卒的是，伊也沒第二句話，我講分就分。」「月琴知不知？」「我不知，應該是知啦。這油飯聞著真香。」梅溪伯伸手摸油飯鍋，又說：「卻輸不是肉粽！油飯哪會輸肉粽，只差沒一葉粽葉，呷油飯用碗添，用筷呷，免脫索仔，免沾個手也是好。」「呷一碗？」阿爸問。「等一下，呷燒酒配油飯！」

兩人不約而同靜默下來，外頭有人喊：「有人在咧沒？」「在這啦！」阿爸答應。富達的大哥文彬走到過水庭上來叫：「阿叔，阿叔，我等一下欲來去高雄，來跟恁講一聲。」阿爸問：「坐幾點的飛機？」「十二點半。」「哦，來去高雄要常常來找阿叔，也不是外人，阮跟恁阿爸像親兄弟咧。」梅溪伯說著站起來搭他的肩膀，「好啦，免厚禮數，返去陪恁阿母呷一下飯咧。」「好好，順行。」阿爸伸手比了一下，表示可去也。

文彬步下台階，見一亭亭玉立的少女走來，嘴角不覺鬆動，邊走邊打

量她，「這個漂亮的小妹是誰啊？」瓊雲不發一語，快步跑進屋子，他掉頭瞧著她的背影，淺淺一笑。

瓊雲方到，秋添、秋蜜、秋香、秋暖陸續回來了。阿媽隨後拿著一隻空碗回來，見孩子都在家即質問：「不就去沒一點鐘就跑返來。」「沒喏，阮後腳踏入來，汝前腳就返來。」秋香解釋說。「我看是我後腳踏出，恁前腳就跑返！」阿媽說。「才不是咧！沒汝問阿伯……」秋添高聲說。阿媽舉起手不聽他說，「好啦，好啦，全是話，去添七碗油飯，準備拜拜。」

阿爸和梅溪伯慢慢斂了酒興，聽著屋裡的對話而搖頭發笑。秋蜜和秋添把油飯裝進塑膠袋內，再將它擠到袋尖來糰緊，跑來問阿爸：「阿爸，這樣像不像粽子？」「有像有像，油飯肉粽！」梅溪伯笑著站起身，望著天井外的天空，「熱天放暑假叫恁阿爸帶恁來高雄找阿伯，阿伯帶恁來去大統坐流籠。返來去囉，天烏陰烏陰！」阿媽不免勸留一番，接著說：「欲落雨啊，恁去耙草，那草有拿出來田外沒啦？佬沒，雨落下，不就又活起來……」這時阿母回來，又留了梅溪伯吃飯。梅溪伯說：「呷也呷了飲也飲了，返來去睏一醒啊，連睏也是澎湖較好睏。」「好啦，這粒瓜仔拿返去。」阿母掀開頭巾從籃子裡拿出一顆瓜。「嘉寶瓜！」梅溪伯說著把瓜托得高高的。

梅溪伯單手把瓜高高托在手掌上，一路走回家，右手虎口痛了，換到左手。有人和他打招呼：「哇，瓜仔熟了！」「熟了！坤地仔種的。」他說。

一個哨音欲吹還留反覆輕撮著，忽兒東，忽兒西，生怕被捕捉似地。有

人認真吹了起來，但是吹得不好，噓噓的倒好像把尿聲。他們響響吹會兒就罷了，剩下原來那個人還在那邊層吹不窮。反反覆覆捨不得那幾個音節，不斷地練習，又引來幾個人不知不覺地跟著吹，總好似別無選擇，同樣那幾個音節。

用掉三顆火種還升不起火來而火冒三丈的女同學大聲罵：「拜託，不要再吹了好不好！」她退下生火的大位，站起來兩手插腰找尋始作俑者，大聲責罵：「蔡昆炯！不要再吹了啦！」同時間在另一邊男孩子們興奮地鼓譟「起來了！起來了！」

「吳美莉！快點哦，只剩你們那組還沒升起來，吹口哨啦，吹口哨把火神叫出來！」男孩子們說罷便一齊吹出剛剛那幾個音節。反而是蔡昆炯閉著嘴，自告奮勇跑過來幫她們升火，他先將滿是紙燼的火巢搗亂，再輕鬆起來，「我從六歲就開始煮飯了！」他說。「灑一點草，火才會香！」隨手抓來一把草屑灑上。女同學看他要點火了，便說：「吹呀！吹口哨呀！」「別

急嘛，欲速則不達。」他劃上一根火柴，包圍在旁的一群女同學，和幾個湊熱鬧的男生一齊吹響口哨，七嘴八舌，湊著臉朝火苗吹氣。「散開一點，不需要這麼多二氧化碳！」蔡昆炯輕輕搧風。「起來了！起來了！」女學生鼓掌又叫又跳。

巡視過帳篷和炊火，童軍老師兼忠班導師的林老師匆忙趕回家去了，他的妻子正在坐月子，而婆家娘家又都在台灣。這是畢業典禮的前一個週末，一年一度的畢業露營，兩個班共六十三個畢業生參加。營已紮下，部分學生在走廊的洗手檯洗菜、切菜，部分在營地升火煮飯，部分在帳篷周圍灑石灰。未曾離家的孩子有機會當個大人、出外人，無不躍躍欲試。

口哨聲沉寂片刻，悄悄死灰復燃，一個在灑石灰的女學生壓著嗓門喝斥道：「喂！不要亂吹口哨了啦，等一下把蛇引出來怎麼辦？」

蔡昆炯撮尖著嘴，舌頭還往前伸，隨時準備偷吹兩聲，好像剛斷奶嘴的小孩，口腔有點虛空。看起來有點尖嘴猴腮樣，吹不出聲音來，反而吸上

一大口空氣，聞到焦味，急忙嚷著：「飯哦！飯哦！誰家的飯快要臭火乾兼著火囉！」

夜幕輕垂，半空中的晚霞揮灑得相當均勻，柑橘色由深而淺向上漸層，溫柔地交接上了藍天，那藍色在交界處猶如迴光返照，明亮如晝。有此一說，「朝霞晚落雨，暮霞行千里」，但願有個好夜，明日也是好天，楊格如此沉吟著。林老師告退後，營長的職務便由他來擔待，這個星期，他每碰見林老師就孜孜地向他討教露營須知，林老師總說：「安全第一，讓他們開心心就好，到時候不是你叫他們做什麼、我叫你做什麼，是他們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平時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的學生，此時倒都顯得自動自發，分工合作，像螞蟻一樣，他只管忙著回應東一句「老師，你來看！」西一聲「老師，你看我們這組！」幾個調皮的男學生更好像逮到機會似的，與他勾肩搭背起來，「老師！你怎麼可以在那裡袖手旁觀呢！」他才看會夕陽，他們就這樣喚著。

「月亮出來了！」一個男同學指著東方藍色天際粉筆畫的白月。「早就出來了！太陽還沒下山就出來了！」女同學說，「還指月亮！」

夜幕低垂，下午搭蓋上去的帳棚有了生根著地的感覺。從楊格站的角度看去，操場好似泊滿了一幢幢紋風不動的帆船。炊事區裡升起了與帳棚等數的灰白色炊煙，縷縷直凝，看不出風的方向。他聞到了飯菜香，自然清淡，有如傍晚野地裡開的花。不時有人問：「放鹽了沒？」「鹹不鹹？」男生不同組，不時聽見兩個陣營敵對的叫罵聲，十四、五歲的女孩子罵起同齡的男孩子，已經是河東獅吼般地，而男生馴起悍來可毫不憐香惜玉。他想不起那個年齡了，他是個晚熟的男孩子。他相當愉快，如此愉快，讓他想起回到坐月子的妻子身邊的林老師，他們口中的林爸。這是他教書的第一個年頭，再這樣過幾年，他大概就會變成林爸那個模樣，娶一個老師當老婆，養幾個小孩，過一輩子，幾十年的教書匠生活。

◆「微風輕、悄悄地、吹過原野

◆營火在、暮色中、照耀

◆你和我、手拉手、婆娑起舞

◆跳一跳、轉個圈、真快樂

哨音一去不回，有個女聲不經意地把歌詞哼出來，唱得那麼輕，好像剛填好的詞正試著去配合那曲子。蔡焜炯發現歌是瓊雲唱的，快樂得不得了。

整張天幕已是一統的煙藍，楊格放下仰望的臉，環視周遭罩下一層帳

布，參差的樹木變作雄厚的黑影向校園包圍過來。楊格想要折枝樹枝，遂往操場外緣走。他撥開樹枝看見太陽逃逸處留有一點兒紅光，他往前走了

兩步用手壓住竄在紅光中的一株草穗，太陽不在那兒，多寂寞的天色啊，

他想，聽見女老師催促學生：「快開飯了！天暗得很快！楊老師呢？楊老師

呢？」他忘了要折樹枝，急忙從樹間竄出來，答應著：「這裡！在這裡！」

女老師等他走近問他：「你在那裡做什麼？」「做什麼？喔，想折一枝樹枝。」

「折樹枝做什麼？打學生哪，還是要當牧羊人。」

「老師！快來我們這組，老師！我們這組！」學生們盛情地爭相款待老師，尤其是女學生，怕破壞桌上景色，老師不來就不願開動。老師們先分頭走馬看花一番，允諾循著方向分頭吃過來。

教室和走廊的燈全點上，四菜一湯擺在合併的六張課桌上，真有謝師宴的意味。昏昏花花，又有點淒涼。家家戶戶同一菜色，一個男學生說這是人民公社。炒上一道蒜味油菜，楊格來到第三組時，菜葉跟著天色已完全黯淡，墨而不綠，只見錯綜的菜梗一段段的。一條紅燒魚形狀優美，鱗上的刺還故意展開來，被筷子夾過的地方露出魚肉白。紅蘿蔔炒蛋、煎香腸、海菜魚丸湯，鄉下的家常菜。靠近瓊雲這一組時，心情特別愉快，無非因為他已嘗盡酸甜苦辣，相同菜色他已嘗了七遍，這是最後一組了。當然也因為她在這裡。他看見她傍晚時圍起一條方格子圍裙，耳後紮上兩個小到不能再小的辮子。怎麼一陣子她的頭髮已長到能紮辮子了，那時他——這麼想著。

「老師，不公平，我們的飯菜都冷了。」一個女學生跺著腳撒嬌說。「夏天就要吃冷飯冷菜！」楊格說，「坐下，坐下，魚誰煎的？」「曾瓊雲！」

他瞥了她一眼，她的辮子已經散開了，兩隻眼睛黑溜溜的。「郭秋暖啦！」

「曾瓊雲啦！」瓊雲和秋暖相互推辭，秋暖說：「我只會煎魚。」瓊雲說：

「我只愛吃魚。」楊格微笑看著，吃了一口魚，鼓著嘴說：「好吃的，怎麼不敢承認，偷偷告訴你們，」做出張望的樣子，「你們是最好吃的一組，老

師都已經吃飽了還覺得好吃就是真的好吃。」他說的是實話，他趁機又瞥

了瓊雲一眼，她特別潔白，而他耳根隱隱發燙。「老師！我們飯後還有水果

哦！」「嘉寶瓜和香瓜！郭秋暖帶來的，還有水果刀。」女學生突然亮出一

把尖刀。「小心刀子！這麼好，都是我最喜歡吃的，家裡種的？」楊格問。

「他們家好多好多！」瓊雲盈盈笑說。「我知道你們村子，冬天的蕃茄也很

好吃，我以前有一個……」楊格看著瓊雲和秋暖說，其他人嚷嚷著：「我們

巷子也有！」明知插不上話，他在嘴邊喃喃：「我以前有一個高中同學也住

在……」「我們瓦礫也有，香瓜、嘉寶瓜和蕃茄！莊麗琪家也很多！」說著瞪了瓊雲一眼。「你們都很幸福！」楊格說，「從小吃那麼多魚和水果，吃魚聰明，吃水果漂亮，難怪……」「老師，老師，
younger younger
！……電話！」

兩個吃飽飯的男學生在升旗台邊大聲呼喊，營地上的人不約而同靜了下來，教室那邊傳來電話鈴聲，似乎響了許久，累積了滿屋回聲。

林老師打電話來，楊格故意假裝成校長捉弄他，林老師說：「還有功夫騙我，那一定沒事啦，吃飽了，晚一點，我要是走得開，我再去一趟，看看你們的營火晚會。」「對我這麼沒信心，你照顧好老婆小孩要緊，這邊的老婆孩子，我來應付！」掛上電話，楊格才發現幾個男學生站在窗邊聽他講電話，突然有點羞恥，無言以對。

應那幾個男學生的要求，楊格為他們「來點音樂」。他們耐心聽完一曲「在那金色的沙灘上」，開口請老師播放他們自備的卡帶。能從平常播放國歌的擴音器裡聽見流行歌曲，他們異常的快樂。女歌星唱著：「心串串，心

碰碰，臉兒紅，都是爲了你，是你到我的夢裡來，還是要我走出夢中，啦……」

通俗而好聽的歌曲，學生們跟著朗朗上口，甚至要比合唱團更整齊畫一。

天完全暗了，帳篷顯得更厚實沉重，彷彿一幢幢小屋。前不著村後不著陸的校園只能仰仗教室的燈火，這些燈火除非冬日的雨天，平時不到天黑學生就回家去了，燈火備而不用時候多，現在點亮起來，特別新穎，難怪學生們把觀看夜間的教室當作飯後活動。營地上零星的光點是學生自備的蠟燭和手電筒。相形之下懸在空中的月亮和星星起不了作用。剛剛蔡昆炯告訴他今天這種將圓未圓橢圓似蛋的月叫做張弓月，拉弓射箭的月。楊格想再回去瓊雲那一組吃水果，卻被幾個男生纏著去生營火。

林老師回家前已經和幾個男童軍把營火架設完成。「今年搭的比去年小一點，早點燒完早點打烊睡覺。」林老師說。交錯成井字向上疊堆的木柴，中間塞著樹枝，楊格戰戰兢兢把四個放在最底層的火種點燃，直徑一公尺像口火井的柴堆滋滋地燒起來，白色的煙霧向上飛，彷彿點了一根巨大的

蠟燭，美豔的火立刻成爲營地的重心。

學生們丟開手邊的事，從四面八方蜂擁過來，包圍著營火，並因擠動開始繞著火團團轉，楊格緊張得心口砰砰跳，喊著：「小心點，小心，後退！」圓圈愈擴愈大，跳動的火焰將少年的臉龐鑄成黃金面具，火光射進他們的瞳孔深處。飛蟲飛進火光中，又從火光中飛出去。這種迷惑的氣氛，很快就消逝了，流行歌曲又將他們帶回明確的普通的表情。楊格悄悄的退下，一時還不知道該做什麼，兩個女孩子跟在他背後叫：「老師！」他回頭看見她們，但不是瓊雲秋暖，雙手各捧了一塊半月形的瓜，他覺得好窩心，以致想到林老師這胎生了個女兒好高興，林老師說：「三菜一湯，夠了夠了，不生了！」恐怕是真的等他吃水果，他望見她們還在那裡收拾晚餐。

有營火便有營火晚會，校長和主任回家溜溜又折返來參加晚會。學生們圍個大圓圈，盤腿席地而坐，每一組輪流表演一個節目，表演者站在場中央，營火也站在場中央，看表演也看營火。營火燒得旺盛通紅，形成一個

瑩黃的球體，裡頭滿是塵煙飛舞。炭火的香味飄浮著，火後的背景更加漆黑。他們表演什麼都不重要，他們是獻給火的祭品。

年輕新婚的校工李先生也悄悄踩著腳踏車來了，不一會師丈也騎摩托車載孩子來了。

「顏老師，你回去睡吧，這裡有我和李先生。」楊格說。「那怎麼行，晚上才得看緊一點，下個禮拜要畢業了，別看這些小毛頭，都會趁今天晚上表白一下。」女老師說完便趕著師丈快帶孩子回家睡覺，並囑咐了許多大小注意事項，聽得師丈和楊格都笑了。

營火一層層的塌陷下去，平行架放的兩根木棍燒成黑燼一齊酥散，上頭的火花微微振動了一下沉下去，發出砰的小聲響，像一朵遙遠的煙火聲。

最終一小叢火花，在戰士般的泥地上殘喘，再無危險性，也不再具有吸引力，周圍空無一人，他們在遠處嬉笑遊戲捉迷藏。火滅後，星月更亮了，月彷彿圓了點。

三十分鐘自由活動，過了一節課的時間還有半數人未歸隊，甚至還大膽的兩手圈嘴大聲張揚：「張明忠要親王彩虹了！」「楊文洋愛蔡依芬！」女老師說東這聲是誰西那聲是誰。楊格傳令兩個班長去找人，搭住他們的肩膀才發覺露氣已沁涼了衣裳。他等在帳篷邊，看著操場四周的人影，伸手撫摸帳篷，篷外是涼的，篷底卻是溫暖的。兩個班長都太斯文，喚不回他們，他可不願意在這時刻大吼大叫。他用指甲反撥著帳篷的帆面，發出一種的聲音。他拉扯繫篷的繩子，有的繫得緊，有的繫得鬆，繫得鬆的帳篷呈現出柔軟的弧度。一部份學生在洗手台上刷牙洗臉，有個女學生突然直跑過來，他不相信是瓊雲，此時又傳來一聲：「張明忠親到王彩虹了！」他顧不得這個，聽她對他叫聲：「老師！」他一時不知說什麼好，竟傻氣的說：「那瓜真好吃……」她自鼻尖呼出一笑，飛快的跑開。晚餐後他便失去她的聲音和蹤影，晚會時，只辨認出她的樣子在那兒，她表演節目時也因與顏老師的先生寒暄而錯過，據說她們表演西班牙舞蹈。她這一出現，方才

莫名沉悶的心情頓時開朗起來。

「動作快，十分鐘內各就各位。」他不願進辦公室廣播，拉著喉嚨吼叫。

「老師！我們不要睡覺，我們要看星星！」女學生們齊聲吶喊回應。男同

學隨即此起彼落地學著狼嚎。

女老師幾番威嚇巡行，動盪起伏的帳篷終於大致平定。容納八個學生的

帳篷在外觀上與空的並無差異，就好像裝滿火柴的火柴盒和空的看起來並

沒有兩樣。校工李先生騎著加裝燈泡的腳踏車巡夜回來，「沒事！」他說。

他那旋轉數圈的厚重近視眼鏡有催眠的作用，楊格望著不由得打了個呵

欠。「我們不要睡覺，我們要看星星！」言猶在耳，他知道他們躲在帳篷裡

講悄悄話，只等待老師入睡就展開秘密行動。他打起精神，拿著手電筒走

出辦公室。

他沿著走廊走，想確定教室裡沒有人。走廊盡頭的洗手台邊有兩個女學

生，一個正拿著毛巾擦拭肩頸，一個看守著，看見老師來了，已經拉起手

要走卻沒走。他原本想開手電筒也沒開，月光曖昧地勾勒出她們的輪廓，兩個臉蛋像兩個瓜子從黑色的瓜子殼跳了出來，她的下巴尖些，敞開了一個扣子露出穠纖合度的頸項。他認得出那正是瓊雲，在黑暗中他怕她們看見他靦腆的微笑。「沒有洗澡睡不著？」他說。瓊雲點點頭，一旁秋暖又拉起她的手，拖了她跑兩步，瓊雲回頭又叫聲老師，「改天送你她家的嘉寶瓜！」他目送她們進帳篷，開始巡著校園周遭走，並不時露出微笑來。他站住，踢了一下跑道上的營火灰燼，突然瞥見一個身影往工藝教室縮進去。他輕步走到工藝教室後面，倚著牆坐的一男一女學生連忙站起來，他們竟沒有逃跑，跑了也就算了，他想，他只好問：「在這裡做什麼？」女學生拍拍裙擺，男學生說：「說話。」「有什麼話明天早上再說！」他說。女學生跑開，男學生遲了兩秒也跟著跑，跑到南邊轉角處，喚了一聲，隨即又有一男一女學生像小鹿般一道兒向營地上奔去。他突然失去方向，又走回到營火灰燼邊，用腳去碰它，還是溫的，他脫掉一隻鞋，以穿襪子的腳掠過

灰燼。
。

走道上散佈著香瓜，青的、黃的、半青半黃的；每個瓜都留一小段果臍，偶有幾個還跟著一片瓜葉；採瓜人心血來潮將瓜連帶瓜葉自藤蔓上切割下來，沒有特別的原因，也有可能是那個瓜特別漂亮吧；粗糙的瓜葉直挺挺，那瓜像剛戴上皇冠般神氣。

阿爸把超級小刀摺起來，放進胸前的小口袋，朝附近的另一畝田走去。採瓜的日子，這把小刀他天天帶在身上。這刀到他手上早已經舊了，他霍霍地在水缸上磨了兩下子，磨掉土黃色的鏽。這原是阿媽買來闖豬仔用的，也有孩子買來削鉛筆用的，他專門接收這些沾過血削過鉛的小刀。有時一把刀闖過豬削過鉛筆又拿來採瓜，歷經紅黑綠三種生命，就好似放下屠刀，洗盡鉛華，成了一個茹素的人。

另一畝田上，阿母正彎腰收拾他採下來的嘉寶瓜。要在放假日孩子們來興高采烈一下子就搬光了，她獨自則看起來有點無奈，且明早又要叫腰痠

背痛。他看到一個熟透自動迸裂開來的瓜，那裂痕像地震造成的斷層般有力道，露出橙紅沙沙的果肉。採收嘉寶瓜要比香瓜更小心，香瓜是王，嘉寶瓜如后，香瓜禁得起滾動磨擦，嘉寶瓜得要兩手拿好，香瓜雄赳赳氣昂昂地坐定，橢圓形的嘉寶瓜清涼地側臥在那裡。他扳開迸裂的瓜，兩隻金龜子正在裡面享受大餐，他用力將它擲出田外。

「四斗仔我採好了，我先來去幫桂仔採嘉寶瓜，等一下才來載瓜仔。」他再扳開另一個迸裂的嘉寶瓜，走過去遞給她一半，另一半拿在手上啃了起來。自種瓜以來他未曾吃過刀切的嘉寶瓜，他知道完好的瓜味道絕對不如這個。

「也不教伊採，常常要請人幫伊採。」採瓜得趁早晨太陽尚未高照瓜身堅硬的時候，田內工作未做完還要去幫別人採瓜，阿母匆忙咬完瓜肉，瓜皮一丟抱怨起來。

「哪會沒教，不是照常採那青的。」他大口咬了一口，豐沛的湯汁從嘴

角淌到衣襟上來。「若這樣，不乾脆種香瓜就好。」他抓了兩個瓜走去放入簍子又走回來說：「等一下返去，先去跟阿母借兩千元，電視的分期付款到期了。」聰明的兒子文彬這趟回來辦喪事把他手頭一點錢都借光了，她是知道的，賣瓜的錢不夠濟急，重要的是前天她婆婆才賣了十隻豬仔。她知道這一切，仍面有難色，「買那隻電視，已經唸一個月，這陣還要去給伊拿錢，汝準備耳孔要用棉紙塞起！」

放學後，瓊雲隨秋暖回家，不見秋暖的阿爸，只見壘壘疊了一地像青石的瓜。黃昏她又來，滿屋暗飄秋香。五個香瓜擺在佛桌下來的案頭上，熟的透了，瓜蒂上浮，頂上的葉子枯萎了，一滴紅蜜自果臍滴下來，凝在鵝黃的瓜身上，凸顯出一格格細緻的紋路。「好美好香啊！」瓊雲說著將鼻子湊到瓜上，嘴唇也吻上去了。「農會要借去照相的，好像要做月曆！」秋暖說，「你看網牽得又粗又均勻，好像用漁網包起來的，這網如果再對齊一點，就好像地球儀有經線緯線。」「哦，像香水一樣，一定特別好吃。」「那還

用說。」「要照相，會不會太熟了。」「本來說星期一要來沒來，都黃得差不多了，這種天氣，我阿爸已經換過一次了。」

瓊雲看見阿爸回來，立刻跑過去堆著瓜的前庭：「阿伯，你幫我們選一

顆瓜。」「欲做啥？」阿爸問。「要送老師的。」秋暖在裡頭高聲說。「要送

哪一個老師？」秋香高聲問。「你管！」秋暖說。「哼，三八。」秋香說。「要

送老師的，這粒上讚！」阿爸毫不遲疑地掌起一個超大的嘉寶瓜，放在虎

口裡像啞鈴般舉了兩下，又猶豫說：「不過，要叫老師幫咱撿籽，像這不是

常常有。另外，桌上那香瓜，今日呷剛剛好，緊一日慢一日攏沒那麼好，

拿一粒去給老師，兩粒返去分小弟兄呷。」又吩咐秋暖：「拿兩粒去給伯公。」

瓊雲喃喃說：「可惜今天不行。」眼睛望著房屋深處的廳堂，那裡除了一小

口白瓷香爐，黯鴉鴉就只有那幾顆香瓜是淺色的，立體真實，止住了深長

的感覺。瓊雲遺憾今天無法送去，阿爸轉身，又從西面壁下掌起一個香瓜：

「這粒也不錯，今日才採的，黃是黃了，上好擱放三兩日。」

瓊雲把瓜抱進秋暖房間，隔天並未帶到學校。這天是國中生活的最後一天，明天即是畢業典禮，畢業生們又好像初入學的頭一天那般無事。瓊雲好不容易尋到一個機會，辦公室只有老國文老師和楊格在，帶著畢業紀念冊來請楊格留言。「明天，明天再來拿，可以嗎？」楊格看著她羞怯的娓娓說出：「老師，郭秋暖家的瓜，問你今天幾點會經過永安橋？」「真的，真好，晚一點，五點半吧。六點。」楊格說。

「六點真的不行，昨天我阿爸說今天要種新的瓜仔，除非現在馬上去，要不然就晚一點，七點。」秋暖不顧瓊雲陰沉著臉，進房裡換上下田的衣，出門時小聲地逗她說：「你自己去，楊格比較喜歡你自己去，我幹嘛去當電燈泡。」

等著秋暖走遠，瓊雲推開她的房門，滿室伏湧著馥郁的甜香，愁眉注視床榻上一坐一臥一黃一綠的香瓜和嘉寶瓜，然後把門帶上，快步跑回家去，始終不曉得屋裡秋暖的阿媽喋喋不休在叨唸些什麼。

六點鐘，時針和分針搭成一條橋時，楊格依約來到橋上。海天一片光明，洋溢著傍晚特有的歡慶且孤寂的氛圍。從小六點就是他心目中夜晚的門檻，傍晚則是隔壁的五點，夏天晝長傍晚指的是六點以後寬限的明亮時光。他又看了一下手錶，六點鐘的錶面是均等平靜的兩片汪洋。橋的兩邊也是兩個世界，東方依然是岩石和藍海，橋西在約三的方位，太陽金燦燦的漾在出海口，兩岸的陸塊彷彿被銷熔了幻滅了，也彷彿是它將兩塊分離的土塊地銲接起來了。再逼視就要泌出淚水。他約的這個時間，所有南向往馬公的老師都該回家了。他把紀念冊擺在桌上，對所有問他怎還不下班的老師說：「不簽完不行，明天就要畢業了。」他心有顧忌的騎車來回，南下北上，西邊道路光明磊落，回頭便是陰影。

這一段橋有點兒彎曲，南下時前面的路偏右，像是時間六點五分，北上時，距離六點還有五分鐘。他突然允許自己停下來好好的看會夕陽時，瓊雲正從南方分針的方向慢慢朝時針走過來，兩手提著一袋瓜，像打了桶沉

甸甸的水從井邊回來。淺蘋果綠的短上衣，前面打了幾板褶子，牛仔長褲，第二回看她穿便服，好像更稚氣了，又好像變成熟了，真是個美麗的女孩，他在做學生的時候也沒有這樣美麗的女同學，假使他是她的男同學，她大概不屑一顧吧。頭髮又長長了點，風也靦腆地笑著，她發現他在看她，就把袋子提上來，像嬰兒似的橫抱在手彎胸口間。他用最緩慢的速度把車騎向她，生怕驚動她。

「郭秋暖不能來。」瓊雲有點責備的說，把袋子高高提起，像頒獎似的拿向楊格手上，「她阿爸說，嘉寶瓜的籽要撿起來當種子，這個嘉寶瓜又大又漂亮，應該也會很甜，不常常有。」楊格肅然起敬的把車子停妥，雙手自布袋裡捧出那個寶貴的嘉寶瓜，那瓜皮青竹絲般翠綠，皮上的綠紋又像龜殼花一般華麗。

「哇，好漂亮，我不捨得吃了，拿來當枕頭。」楊格說。「不行，那麼把種子留下來！」兩人一齊笑了。「最好等兩天這根尾巴乾了才吃！」瓊

雲說。「好！」兩人又是笑。「要不要送妳回家？」楊格問。「不用，還要看夕陽。」「喔，常來看夕陽？」「我們小學剛學會騎腳踏車最遠就是騎來橋上來看夕陽，今天本來也想騎，又怕不小心把嘉寶瓜摔壞。」兩人再度相視而笑，楊格從車箱裡取出紀念冊交給瓊雲，「這袋子借我，跟種子一起拿來還。」說著把袋口繫緊，「去吧，去看夕陽，大馬路，小心一點。」「這裡，我比你還熟咧！你不喜歡看夕陽？還是不敢？」楊格突然有點招架不住，敷衍說：「我看過了。」瓊雲擺擺手，輕快地靠路左邊往橋中央走。楊格站在那裡，等她回頭向他揮手，卻只見她邊走邊翻開了紀念冊。夕陽餘暉在她左側鑲上金邊，要看最美的晚霞，她得在橋上再待十分鐘，他卻說他看過了。

清早起床，阿爸一口氣喝光一碗白開水，阿母用同一隻碗，也喝了一碗，沒說一句話，便一前一後，保持著兩步半的距離，出門去了。

秋暖聽見那碗放下去的聲音。從前睡在大廳裡，與其說是跟秋香秋添同床，勿寧說是跟阿媽、秋香秋蜜秋添還有記憶中的阿祖和秋水一大堆人同床，因為前後兩房僅以薄木條隔間，幾道隙縫被他們交頭接耳越鑽越大，秋添更是從小蹭過來擠過去，斷了一條木條後，兩邊幾乎通了。那時她早晨經常聽見阿媽挪身出去探看天窗的聲音，她每期望時鐘在這時候響，卻從未曾。阿媽越小心不震動床板，床板越起伏暗動得令人心驚，她怕吵醒同床的阿祖，即使阿祖過世，也已習慣成自然。秋暖自立門戶以來，也開始橫睡，一醒來就將身子挪向床岸，騰起背僵直著脖子望天窗，她只能看天亮與否，好天壞天有時還看不準，時辰更無法判斷；雖然聽見那碗放下的聲音代表已經天亮，她仍不忘探探天窗。藍濛濛的，玻璃太老舊不夠

透明。她這樣看，表示她有了自己的天空，她凝望的天空和阿媽所注視的天空，總有些不同。聯考考完了，沒有感覺過程的辛苦，卻領會到結束的快活。

她不喜歡朝露，淒涼冷冽，而且黏腳，清晨乾爽的腳板醒來即遭遇溼冷，全身都不舒服起來。偏偏又不喜歡穿塑膠鞋，也不走別條路，魯莽地涉入草徑，露珠都碎掉了，她不是第一個打這兒走過的人。

她看見玉杯走在前頭便快步跟上前去，她這麼早起是心血來潮偶一爲之，玉杯則是天天如此。阿媽常誇秀春姨家的女孩子勤快，其中又以玉杯爲最。她比秋暖年長三歲，要是升學的話，今年高中該畢業了。據說是小學二年級時挨了剛流產的老師一巴掌，左耳才變得重聽，本來就內向，這下更封閉了，讀完國中就一直留在家裡幫忙。她習於獨來獨往，不像秋暖，從前當秋水的跟班，現在偏和秋香不搭，總覺得少個下田的伴。她一時忘記玉杯傷在哪一耳，不曉得是不是站在同一邊，不敢貿然說話，她從來看

不慣別人對她大聲嚷嚷，況且是這麼清靜的早晨。

「你去山裡作什麼？」拿著斗笠和耙子的玉杯問赤手空拳的秋暖。「不知道，要先去問我阿爸。」「在蓋頭仔？」玉杯眼睛特別深邃，充滿表情，秋暖跟著她用眼睛說話，「不一定，那你呢？」「我欲來去埋瓜仔藤，那新種的。」「在蓋頭仔？」「不是，我喜歡走這裡。」「我也愛走這裡耶！怎麼好像很久沒看到你們張玉環？」「她去台灣。」「去做什麼？」「去打工賺錢。」「這麼好。」秋暖說。

玉杯右轉，秋暖亦步亦趨跟在後面。蓋頭仔這條羊腸窄路，阿媽叫它沒心肝的，兩側織捲著罕見的野草，中間百草不侵的泥地部分，只比雙鞋寬些，這些年阿母身材日趨肥胖，阿爸常嘲笑她身體凸到路外面去了。左邊是一堵及腰的老古石牆，牆內的土豆已蔚成一行行綠線，整片田看來像空白的作業簿又像信紙。右手邊，是人高馬大的一叢龍舌蘭，依然剛毅蒼勁，露水絲毫沾不上身。走十餘步，龍舌蘭便失去土地，無以為繼的斷成一個

小崖，底下兩公尺深又見一畝田，這田已著邊際，田外是海陸交界的沼地，眾多食污泥維生的毛蟹常來侵食，往常種植土豆、地瓜，僅莖葉的損失，今年種的是絲瓜，因此圍著一件漁網。然而這一陡落難免令人不安，尤其是田內靠路僅一步的地方有口小井，口徑雖不到一公尺，卻城府很深的樣子，并未築墩，井邊也無抽水機也無水桶，更添恐怖氣氛，乾旱時，這井裡的水鹹得跟海水似的。

左邊的田則與路面同高，詭異的是一般田頂多兩三堵，這田卻被四堵老古石牆團團包圍，像一間沒有屋頂的屋子；靠小路的這一堵約兩個人高，是全村最高最長的一堵老古石牆，與右邊陷落的低地形成強烈的落差。從側面看，凹凸不平的石牆彷彿會隨風扭曲，造成幾個波度，這種危險性不下於腳下低地的井。兩種威脅同在，腳下的路還一點也不寬貸，非但窄，而且不牢靠，路下雖然以老古石填坎在土壁上，仍潛在坍塌的危機。絲瓜不似土豆地瓜整齊，藤蔓延伸浮沉，又東一朵西一朵的開著大黃花，容易

使人恐慌分心。具備多種危險，要有外人隨行，都自動帶往東港的路去。前頭玉杯把斗笠交到右手，伸出左手以指腹輕觸著老古石牆走，秋暖一看便笑了，因她自己也是這樣。

這塊四面圍以老古石牆的田是博事伯公的，秋暖小時候跟阿媽進來過一次，北牆邊有一排番石榴樹，一口大井，井邊種著兩畦青菜，其餘一大片土地什麼也沒有，連草也沒有，下過雨後犁耕的痕跡和足跡都消失了，泥沙微微起伏，氣孔均勻，像一個大年糕，上頭還可以看見一些貝殼和石龍仔，她站著不敢動，忽然拔腿從那窄門逃了出去。這麼多年來她未再進去過，她相信裡頭還是和她小時候看見的一樣。牆內的博事伯公總把一小個收音機塞在石縫中，音量調到盡頭，沙沙聲自千瘡百孔的老古石牆支離破碎地傳來，熟悉的女播音員在播報漁業氣象：「輕度颱風××目前正在呂宋島北方一百公里的所在以每點鐘一百五十公里的速度向北前進……」

「欸！你真聰明，才說要去埋瓜仔藤，颱風就來了。」秋暖大聲說。玉

杯一閃神，斗笠掉落到底下的田裡，二話不說馬上縱身跳下去撿斗笠，欲攀爬老古石上來時，發現牆下有一個鳥巢，巢內幾隻小鳥嗷嗷待哺地向她張嘴。「怎麼了？快上來啊！等一下滿花婆來就罵死。」秋暖蹲著叫，這一說完才想到滿花婆不可能早上下田，聽說她與博事伯公年輕時因一點小事就在這裡指天立誓田沒交水沒流，究竟是什麼小事，倒沒人知道，此後男人早晨下田，女人黃昏耕作，避不見面。

「鳥！一窩小鳥！」玉杯就地找不著蟲子，便以手指接著透明的口水餵給鳥兒，鳥兒吃得津津有味。

出了高牆，小蚯蚓路開展成一片田野，左側是秋暖家的田，右側有一塊草坡向下斜傾至水澤邊，田上坐著無數青香瓜，坡上臥著一頭笨重的大黃牛，放牧一夜，小坡微禿。「牠懷孕了！」秋暖跟玉杯說，「坐在那裡好像在孵蛋咧！」玉杯笑笑走開。

草坡再過去還有一塊更低窪的田，叫做「蓋頭仔」，這邊是陸地最南端，

濱臨潮間帶，海水大起大落時，便像欲掀起這塊新娘蓋頭。潮汐經年累月的侵蝕，終究給佔去一道兩公尺寬的水路，叫做「港仔口」，這兒專供亦淡亦鹹的兩棲生物居住，也是孩子們下海前的實習教室。然而「蓋頭仔」並未被雕蝕成畸零地或半島，幾種濱海植物抵死捍衛，使之仍保有完整的弧形，如一把豎琴。這塊地屬於英仁家，由於海水經常倒灌，經濟價值不高，墾植多半徒勞，而坤地家的田大都在這一帶，多年來無條件借給坤地耕作，英仁伯公說：「打拚種，種沒一粒瓜仔嘛有一粒土豆！」前年他們舉家搬到高雄去了。坤地既養了那麼多孩子，也就不差多帶一個。往年大多種土豆，省得需要澆水照顧，偶而種種香瓜輪替來改善土質，從上面引井水下來灌溉增添了許多麻煩，妻子總是抱怨。今年嘉寶瓜擲了三副聖杯，連這兒也種嘉寶瓜，嘉寶瓜比香瓜皮薄汁多，常常還會天賜般的自動迸開，更加使海濱的毛蟹躍躍欲試大舉入侵，這給秋蜜秋添帶來不少擒蟹的樂趣。

秋暖澆完水搬完瓜，找了一根樹枝來把纏在漁網上的毛蟹往外推，弄了

老半天，毛蟹還是無法脫困。她拿起一個迸裂的瓜用力往港仔口擲，碎了一地橘紅，然後走過去看小蟹吃瓜，邊胡思亂想著和瓊雲一起去台灣找秋水打工的事，瓊雲是早有這番盤算，最近沒有提，因為她總說：「不可能啦！」

牛車上放著四大簍瓜，牛拉得極其緩慢，阿爸也不催促由著牠慢。自從知道牠懷孕以來，秋添和秋蜜便不再坐牛車，秋暖摸了摸牠的肚皮，把手輕輕搭在車尾。走了幾步，回頭看東方天際，天氣清藍，沒半朵吊山雲，阿母說雲起處就是台灣，它們自中央山脈升起。太陽揭了窗簾，尙未起來，又是晴空萬里的一天。

吃著早粥，秋暖稀鬆平常提道：「阿爸，我跟瓊雲嘛欲來去台灣打工！」

阿爸充耳不聞似的，不發一語。桌上一碟長豆仁，兩塊煙仔魚，苦瓜悶了豆豉。阿爸將半碗地瓜籤粥仰盡，滿口食物說：「留咧掘土……」「又攞是，上討厭掘土豆！」秋暖翹著嘴說。「唉呀，呷那兩個月頭路是在賺啥錢，不過是多買兩三件衫仔褲。」阿母淡淡說道。

郵差送來兩封信。「誰人的？」阿媽問。「郭坤地！郭秋蜜！」郵差說。

「郭坤地這張叨位寄的？」阿媽問。「嘉義。」「嘉義？蜜仔也有？」「伊的筆友啦！」郵差笑說。「啥米號作是筆友？」阿媽問。「兩個不熟識的人，汝寫信給我，我也寫信給汝，用筆在做朋友啦，不曾見面喔，見面就不好玩了，按呢就號作交筆友。」「沒代沒誌，呷飽太閒咧！不曾見面是在做啥朋友？」阿媽說，郵差呵呵笑兩聲，「對啊，不曾見面在做啥朋友，我後一遍放假就欲來去高雄找我的筆友！」

阿媽把信捲起塞到豬槽外牆的空心磚孔內，繼續去洗豬槽。三隻豬仔見著這新奇的東西便不停地仰吻上攀，欲將它咬下來玩玩，阿媽握起八戒刷趁機趕緊用力地刷。她賣掉十隻豬仔，留下三隻來作豬胚養，逢著夏季，不乏瓜果、濃稠的餵水可食，三隻豬仔轉眼拉出胚形，健壯、活力充沛，看樣子或許能早個十天半月出售。

「阿爸，阿爸，我幫你看好不好？」秋蜜看完她的信，搶著要看另一封，阿爸鮮少收到信。「免免免，我也不是沒讀書，以早【昔時賢文】全本背起來……」「知知知，良油村女娥眉，難為時賞……」秋蜜搖頭擺腦吟道。「嘉義？啊！這一定是我作兵的朋友，阮同梯的。」說著把信撕開，信封一丟。

「這字很漂亮，啊，對，我知道我知道……」秋蜜急忙衝進阿爸的房間，從阿母裁縫車的小抽屜裡取出兩張泛黃的照片，邊看邊說：「這張，這張，他寫的字比較漂亮。」阿爸匆匆瞄了照片上的阿兵哥一眼，興奮地說：「對啦，對啦！阮同梯的。」

當兵的同袍金生來信說，想趁兒子聯考完帶他來澎湖玩，留下電話號碼，希望他打個電話來，兩人分隔多年，不知地址是否更改，收不收到信。秋水今年十九，他倆退伍一別，正好二十年，現在秋水與相片中的金生年紀相當了。薰著裁縫車油味的相片背後寫著：「坤地留念，勿忘在此，親家金生」。忘記當時是誰先起的鬨，彼此互相戲稱親家，金生的妻子生頭

一胎時他人在軍旅，孩子的名字還是他倆在營房裡一起取的，「你回去趕快給我生個美女來配！」金生說。闊別二十載，不曉得後來金生又添了幾個孩子。他退伍回來結婚，入門喜，頭胎生了秋水，當時很想告訴金生，後來一連養了三個千金，還會想到該怪金生直叫他生女兒。兩人在相片背面雖留下地址，卻你沒來，我沒往，始終未曾寫封信將那地址走一遍，讓它過去了。此刻忽然得此音訊，憑信傳語報平安，卻覺得茫然不真切。四十年來一視同仁坤地未曾親筆寫過一封信，早年仰仗朋友聰明，後來女兒讀書識字就說給女兒聽寫，女兒因此總以為他沒唸過書。秋水愛糾正他的遣詞用句，秋暖只要主題，自己作文章，秋香則是一字不漏照本宣科，秋蜜還不得而知，看她都有來信了，應該會寫信才對。他覺得寫信比讀書耕田要難人，像做人一樣難，幸好寫信並非經常，多半報喜報憂罷了。秋水細密委婉，可以報憂，秋香簡單明瞭，報喜夠矣，秋暖善解人意，適於情商濟急。可惜這回聯絡失散多年的老友，已有更直接了當的方式，不用再磨

練女兒的文筆了。

阿爸帶著信紙出門打公用電話，秋蜜和秋添跟在後面，秋蜜慷慨從她的豬公挖出一把錢幣，「我先借你錢，你要跟你的親家講電話，一定會講很久，就像你欠人家錢那麼久沒還，利息一定很多，阿爸，記得要還我利息哦。」

阿爸通上電話，寒暄問候親家，輕笑幾聲，敲定時間，叮嚀如何交代計程車司機，便掛了電話。銅板沒掉幾枚，秋蜜頗失望地對秋添說：「她們嫁不出去了，阿爸不會寫信，連電話也不會說，親家耶！你也沒跟人家說我們廟裡的電話……」

金生父子到達當日，阿爸一看見他們父子倆一般高一樣的小平頭不覺笑張了嘴，金生見他也仍是個小平頭，走上前開口就說：「你的頭髮還這麼黑金，我的白頭髮開始發出來了！」

在家吃個便飯，阿爸隨即包了車帶他們與秋蜜秋添去遊本島名勝，並交代晚餐不回家吃了。阿媽知道阿爸已在馬公訂了旅社，但是能省則省，況

且才來跟她拿錢，還是催秋暖打理出一間客房，想找機會自謙寒酸，令他們留下來過夜。她兒子海派的個性她不是不曉得，口袋裡又正好有賣瓜的幾個錢，她是心疼那般花錢如流水，一個夏天早出晚歸的經營種作這下去了大半。誰想到對方健談無比，連兒子也變得話多得像毛毛蟲，兩人彷彿堆積了半生的話等著向對方說，其他人則像一開場的人物表，介紹是介紹了，還不知何時才輪得到出場。

隔天，金生父子一睡醒即趕過來，因為昨天說過要同阿爸下田採瓜，哪知九點光景，阿爸已工作完畢回家了。阿爸奚落他們說：「都市人睏一眠，阮莊腳人可以睏兩眠，睏到這當陣欲跟人賺啥米呷，汝沒聽人唱『透早就出門，天色漸漸光』，恁講七早八早，阮是七晚八晚，又不是阿兵哥仔！」阿媽在旁說：「交通沒方便啦，等車坐車費時間。」

吃過清粥小菜，阿爸問他們要不要坐船去離島玩，這時候去傍晚回來正好。「太晚了！」金生伯看了兒子一眼說。「還早咧！」阿爸說。「早也你講，

晚也你講，附近走走就好，這個坐車也暈車，坐船也暈船。」秋添在一旁插嘴問：「坐飛機會不會暈飛機？」金生伯的兒子做了個鬼臉。阿媽提議他們去廟裡拜拜，也就去廟裡拜拜，等燒金紙時順便在海邊踱了踱。阿媽偷問秋添他們有沒有添香油錢，秋添說：「沒半仙。」說到午飯，阿爸趕忙要帶他們出去吃，只是給金生伯攔住了。

秋蜜看阿爸一如往常打著赤膊，就一直小聲叫他去穿衣服，他便去套上汗衫。秋蜜秋添與金生伯的兒子允宗已經相熟，深怕允宗無聊，四處找著玩意兒給他玩，一會兒展示田邊網住的一隻招潮蟹，「這叫做白筏！」特別強調說，「跑來偷吃我們的嘉寶瓜，我阿爸說牠的力氣很大，會把房子抬起來，所以要綁起來。」那招潮蟹聽到這一介紹也表現出力拔山河的模樣，不斷向他們舉起牠的大鰲。一會兒跑到屋頂拿下一頂爬滿金龜子的瓜帽，一隻隻綠得發光，拿出來翻身，看牠們掙扎著想翻轉過來。「小心哦，金龜子屎最臭！」翻過來的金龜子蓄勢待發，加足馬力一一飛出天井，最後

一名那隻成了俘虜，給繫上一根棉線，綁在椅背上飛。

這些看在允宗眼裡都是新奇可愛的，只有昨天午餐出現在飯桌上的

蛇——鰻魚叫他提心吊膽。允宗與秋暖同年，今年剛考高中，金生伯跟阿

爸說第二志願沒問題，阿爸不懂第二志願的意思，也沒多問。而當年阿爸

幫忙取名的老大，年初已入伍。金生伯退伍後密集生了四個，自嘲說：「年

頭一個，年尾又來一個。」都是男兒，允宗是老么。「兒子都給你生完了！」

阿爸說。「唉呀，女兒好，我想要生一個，天公伯都說我上輩子沒燒好香沒

做好事，沒我的份，不賞我一個。來來，你看我們這個秋蜜，唉呦多可愛，

兩個眼睛黑溜溜，說起話來甜蜜蜜，長大後給我們阿宗做老婆，我們就一

言爲定，坤地，這叫做指人爲婚。」金生伯呵呵地笑，允宗聽了臉都紅了。

秋蜜面露嫌惡，翹著嘴溜走，聽見背後金生伯還在說她「你看害羞了！」

更生氣，一進房間就罵：「奸臣！下次都不要來了！」秋香躲在那裡邊吃他

們帶來的荔枝邊看小說，問她什麼事氣呼呼的，她都不肯說。

趕忙跟過來的秋添被秋蜜趕開，遂跑去秋暖房間，把這話學給秋暖和瓊雲聽。秋暖和瓊雲跑過來取笑秋蜜，秋香說：「哈，報應，還在那邊說阿爸要把我們許配給那個四眼田雞，哈哈……」秋蜜一時想起阿母跟田仔姆說她小時候差點送給別人家當孩子的事，不覺悲從中來，嚎啕哭了起來。

哭得越大聲，笑得越劇烈，阿媽提著餿水桶進來，說：「現世啦！見笑，一巢像豬仔一日到黯吱吱叫，這台灣來的阿伯會笑死啦。」抓到了金生伯的眼神，又說：「人莊腳的查某囡仔叨一個不是煮呷、洗衫、掃地、掘草，厝內底款到有高有低，阮不曉教囡仔，歸日呷飽閒冤家量債，一間厝放到亂草草，沒整沒理……」

底邊笑聲漸止，哭泣不斷。金生伯邊聽邊笑，說：「歐巴桑，查某囡仔古椎就在這，愛笑就笑，愛哭就哭，換做是查甫囡仔，笑亦不是款，哭亦不是款，聽到就氣，我上怨嘆的就是阮牽手生沒一個查某兒。」「艱苦啦，這陣的查某兒跟後生同款，也愛××也愛讀書，老輩老母磨歸年，做牛拖，

管伊，養得大就好，啥米也沒剩，以後免望夢有嫁妝就好。」阿媽說著把灶上的鼎蓋掀開，一蓬白煙直衝屋頂，呵得她一臉濕熱，澎湃的海鮮味立即瀰滿整個屋子，揮擱了幾下，才看見灶上煮著一鼎珠螺。

呼喚數次，方才由瓊雲取來針插，阿媽又數落孫女們一回。阿媽見允宗獨自一人無聊，喚他：「這個台灣囡仔！」抽出一根新針給他，自己拿著一根舊針到水缸上磨。她教允宗如何挑珠螺，針從螺帽邊有點偏斜地刺下去，不要太出力，順勢輕輕掏繞上來，整個珠螺的尾巴都出來了。她只在自己這邊放一個碟子，螺肉挑到碟子上，叫允宗邊挑邊吃，又叮嚀：「針倂斷尾，不可呷入去，要連那粒螺仔丟丟走。」倘若是孫女這樣做，肯定要討罵。

熟透的珠螺並不難挑，螺肉已從螺殼中浮上來，允宗小心翼翼的把螺肉送進嘴巴，每次急欲檢查針尖，反而被針扎到嘴唇，他總要看見完整的針尖才放心將螺肉吞進肚子。他發覺螺肉的尾巴有黃綠兩種，心理作用，越吃越覺得黃尾巴甜綠尾巴苦，巴不得能從外殼看出尾巴的顏色。吞忍了一

下子，就把綠尾巴的全放到阿媽的碟子上，挑了一小碟，阿媽就叫秋添送到餐桌上給他們配酒。

阿爸和金生伯坐在東邊的椅條上喝啤酒配土豆，距離午餐還有一個半時辰，阿母去海邊敲牡蠣尚未回來。阿爸已擬好下午的計畫，「初一十五中午滿，初八二四早滿暗滿，今日十四，呷飯後水就淹啊，咱先來去頭前海游泳，游了，回來休暍換衫，等候水短才帶恁去抓罈仔。日欲暗，才來去田裡走走咧。」金生伯說：「山來去走走咧，海我看免了，游沒二十公尺就……」

「我載兩個囡仔也能自這游去到對面的嶼仔……」「又在臭彈！」金生伯舉起酒杯示意阿爸乾杯，「唉，老啊老啊！」然後稱讚土豆又香又棉，每顆豆仁都好像懷孕六、七個月的肚子那般光滑飽滿，上面擴散著幾條細紋。「阮牽仔上愛呷土豆！」他說。

秋添過來送珠螺，挨著桌邊吃了一會土豆，又悄悄運了幾捧土豆到房間給姊姊們，阿媽看見喝斥他：「囡仔人歹款！欲呷土豆，咱是沒種？過兩日

若掘給汝呷不完！」「咱的土豆不好呷！」秋添說。「這細漢就這懂呷，煞不知這買的土豆較好呷，汝不看人伊西嶼全在討海，查某人種是那幾格土豆，冬天未過就開始種落，攔用井仔水在澆，才會五月節未過，土豆還幼眯眯白泡泡就掘起來賣，沒像咱的土豆，放在土底七、八個月，放到像老姑婆，皮攏紅去粗去，當然嘛不好呷。」

「咱嘛來給土豆澆水。」秋添說。「汝在憨一勢，不知天光抑日暗。」阿媽抬頭看了金生伯一眼，他顧著把頭傾向桌子中間跟阿爸小聲說話，她又道：「別講沒那功夫，人伊西嶼沒在種瓜仔，井仔水單單拿來在澆土豆，咱的井仔水澆瓜仔都沒夠，還會輪到土豆，那麼好命，土豆種落就由在伊去，有是靠天公伯仔幫咱澆水。」秋添說：「叫阿爸多挖幾個井仔！」「憨

啦！等汝大漢才去挖。」阿媽笑說，「等汝大漢佬攔在這挖井仔，那也慘啦！」

另一邊金生伯壓著嗓音問阿爸：「有想欲出去看看咧沒？趁還少年。」

阿爸笑而不答，走到灶邊拿兩顆蒜頭，以大刀在灶面上拍了兩下，阿媽聽

見鏘鏘的聲音不免要說：「不拿砧，等一下刀就打壞去。」阿爸剝去蒜膜，把扁裂的白色蒜米放到螺肉上，再淋點兒醬油，邊攪和邊說：「少年？！過兩年欲做阿公啊，親家？！」

吹東風的一天，吃過午飯，阿媽背靠著牆赤腳坐在過水庭的東邊門檻
 瞌睡，酣酣地眯一下就飽了，只是一味的自我沉醉著，不願意清醒。灌了
 滿嘴的風，懂得閤上嘴，反覆的張嘴閉嘴，好似游泳的人在換氣。像她這
 種勞碌命的人，不在床榻上不小心睡著，反而睡得盡情舒暢，當成是額外
 的享受。畢竟是操勞的個性，還有三分知覺放在睡夢外。

午後太陽滾到西邊去，西門西曬，東門稍涼。炎熱像一枝鐵鎚槌下，
 地面上無絲毫力氣和聲音敢反抗，如此安靜，甚至靜過夜半無人。嘴巴閉
 上的時候，她彷彿聽見她婆婆在後房呻吟，只有想便溺時會叫：「面仔！面
 仔！」飲食或其他慾望倒是全無。「面仔！面仔！」她叫。秋暖聽見了跑來
 傳命，「阿祖在叫汝！」「我是欠伊啥債？我若死，看伊欲叫誰人？」若陳
 家的人不在場，她總要趁機挾怨帶怒地發洩一番，陳家住到婆婆死後才搬
 走，對她和婆婆都是好事，她管不了自己的嘴巴。「汝才不會比阿祖先死咧。」

秋暖說。「那也有一定！棺材是裝死的，不是裝老的！」她說。婆婆身上沒掛幾兩肉，只剩一副瓦解冥頑的骨架，臥床越久變得越重，孫女不是不幫忙，但至少需要兩個人手，一個在前面拉她的手，一個在後面推她的背，假如手勢不對，費勁的程度好像是在扳起一塊千斤墓碑。她恐怕她的手會脫臼，盡量不假手他人。別人提是一井的水，她則是從井裡吊上一桶水，她用一隻手就可以把她拉上來。她手上還握有一絲力氣，像縛網住所有骨頭的一根繩索，每當聽見媳婦心不甘情不願的腳步聲便開始集中精力將鬆散的軀體動員起來，但對別人就沒有這種能力了。嘴又開啓盛滿風時，她什麼都聽不見了。

時鐘敲兩下，她醒過來。她撐開粘在一起的眼皮，捏著麻痺的腳板，彷彿仍聽見婆婆在叫她，叫聲那般微弱，她停手，聲音變得更近更傳神，撒嬌似的嗲嗲的，好似充滿食慾在向她乞食。「我是沒欠伊啊，應該早就去投胎了。」她想。她問心無愧無奈地喂嘆一聲，起身走過來。她看著天井

底熱烈的金光，突然想起好幾天不見母貓蹤影，這麼痛快的陽光，照理牠應當欲仙欲死地攤在天井底曬太陽，想起牠拖著影子孤單地走上屋頂的磚坪，牠那如吊床下垂的肚子，不禁叫出聲，「啊慘啊！穩當是跑去生貓仔兒！」剛才那掏她耳朵的乞食聲準是小貓兒叫，依照聲音的方位和遠近判斷，直搗秋香房底去。

「擱暈擱暈！貓母生一巢貓仔兒在汝的紙箱仔內了！」秋香聽見阿媽的話，迷迷糊糊以為是白日夢。見了光的母貓還保持了兩秒鐘的溫柔，乞憐似的盯著人看，發覺眼前的老祖宗要出手了，即刻變張凶猛的虎臉，直硬起脖子，眼鏡蛇般噴噴作響。

秋香聽阿媽說了聲「僥倖啊！」竟掉頭出去了。這在他們家也不是什麼大驚小怪的事，昔日若發生在西半壁，阿媽總是跑第一個，忙著吆喝罵人清理善後，因為母貓是秋添小時候抱回來養的，弄髒了別人的地方實在抱歉，這會不必擔憂這個，她也不管了。

秋香坐在床沿看著母貓一口咬住貓兒柔軟的頸子，一隻接一隻從容不迫地往外搬運，待在窩裡的貓兒顫抖著喵喵哭叫，聽得她起一身雞皮疙瘩。

等母貓帶走所有小貓，她才下床查看衣箱。是冬天的衣箱，阿媽掀開的一件綠色的冬衣拋在外頭，衣箱的一角紮實地凹陷下去，血腥像一片乾涸的紅土凝在谷底，底下隱約可見黃黃白白的毛，差點以為是母貓遺漏的一隻小貓，仔細辨識遂驚聲尖叫起來，那是她大姊過年買給她的毛衣。啼著哭腔跑進阿母房間：「貓母把貓仔兒生在人的箱仔內，給人弄到歸箱仔攏是血啦……人的衫驚人去啊啦……」

這胎生下四隻貓兒，全是虎斑的花貓，有一隻左臉上有塊黑斑，看起來特別邪門。轉眼過了一個月，小貓精靈淘氣，四處流竄。母貓天生性格乖僻，平常神出鬼沒，喜愛流浪在外，是隻有家不歸的野貓，只有哺育時期需要居家食宿，經常可以看見牠的蹤影，當然偷腥也偷得更為頻繁。

一窩貓在一塊玩耍，加上母貓從前所生的還有三兩隻偶爾現身，大熱

天裡七、八條毛毯子在地上滾動，黏搭搭的叫，看了使人欲加燥熱。每逢客人上門，阿媽總不忘說句：「抓一隻返養啦！」得到的回答總是「我也不

是呷飽太閒！」她看人家興趣缺缺，便令秋添將貓自兩隻前腳抓起，「汝看！這隻耳仔揚揚面攔黑一邊，會煞鼠！」桂嬸婆說：「會煞也好，未煞也好，阮歸世人不愛養這貓仔，軟膏糕，講是講會抓貓鼠，鬼啦！呷便便，一年是欲望夢伊抓幾隻貓鼠咧？常常沒聲沒說，兩粒目睛吊樑仔目看人活欲驚死人……」姆婆則推辭說：「阮那新厝討有一隻貓鼠？這阮搬走，幾間空房，一間放一隻入去咬咬咧，才不翻身傳一大堆貓鼠，看汝種多少土豆嘛沒夠伊呷！」瓊雲的媽媽說：「唉叻喂！咬那貓鼠紅吱吱，頭在這，尾在那，活欲驚死，養來玩玩是可以，不過阮那隻狗在厝爲王爲帝，伊不容允貓仔來跟伊雜造，一日到暗相打就慘咧！」一旁瓊雲插嘴說：「媽，等爸中秋節回來，讓他抓幾隻回去船上，他說船上有很多大老鼠，把貓放在船上，又有魚吃，又可以抓老鼠，一舉兩得，多幸福啊！」她媽媽才要罵她癡人說

夢，阿媽倒先開口：「那貓暈船就暈到死啦，憨囡仔！」貴嬪則說：「汝先來幫我將阿裡那幾隻先趕走才講，每日像祖媽咧，呷飯時間就來，我在呷飽換餓咧！拿錢貼我，我嘛不愛。講是講，全社的貓仔還有在分恁叨阮叨。」

惟獨萬事叔公慈悲帶回一隻，「啊！這隻！這隻上像阮祿仔細漢養的那隻，過兩日伊欲取囡仔返來放暑假，這隻剛好跟囡仔玩。」才歡喜少了一隻，不到半天萬事嬪婆氣咻咻地把貓拎回來，一進門就攢在地上，「夭壽！汝看！給我抓一身軀，公的都不愛了，攞養至母的去！」阿媽對外一貫和氣，幫她找著理由說：「是啦，恁那厝清氣溜溜，攞不免抓貓鼠，攞嫌養貓全全毛，人祿仔那台灣囡仔嘛不愛咱這土貓仔，不得確連抱嘛不敢抱咧。」

人一走，她又垮了臉說：「等若掘土豆，大家才來養貓鼠咬布袋。」並不忘算起這筆老帳：「攞是這個憨添仔啦，在推磨，做奴才，沒代沒誌抓一隻貓母來養，汝才看人的囡仔有人欲貓仔沒？汝若推銷有一隻我才給汝打。」

「不來養，汝才看人的囡仔有人欲貓仔沒？汝若推銷有一隻我才給汝打。」

「不來養，打汝做啥？一隻五元。」

「十元嘛給汝。」

貓兒一隻也沒推銷出去，母貓偷腥越偷越兇，阿媽只好將兩隻小貓抓到她養母那兒去，雖然吃的還不是她提供的食物，但至少眼不見爲淨，獨居的養母要罵要打也有個對象。不過十分鐘，小貓認路回來了。她已經死了半條心。除非送出橋外，否則無論在村子哪家，牠們都嗅得到路回來。

她從來也不是個行事徹底的人，況且這事也無旁人支持，也無需對誰交代，只要不看見孫兒們偷偷把魚丟給貓吃，她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耳，任其自生自滅。倒是桂嬸婆看不順眼每次來都有話說，「內面貓比人較多，人有豬槽、牛巢、雞巢鴨巢，我看汝要去起一間貓巢……嗯、嗯，那啥味？那貓屎是比狗屎較臭幾百倍，攞酸攞辣，聞得想欲吐，早起掃去，日暗還在那臭……趁這陣還細隻沒緊趕趕出，汝才看，翻身貓母生貓仔兒也生，貓祖貓孫一大拖，連褲腳嘛咬去嚼！這陣在賣瓜仔，簡單，我教汝，日暗時叫囡仔去抓，用布袋米袋仔裝裝捆捆起，跟瓜仔做伙載落去馬公，瓜仔一簍十塊銀，貓仔，龍村仔不敢跟汝收車錢。咱好心好幸，亦不是隨便放，

放在菜市仔，有魚有腥，餓不死，也不輸在這！要就快，攞等，龍村仔一車嘛載不了！」

阿媽心底設想著那情形，嘴巴卻故意不搭腔，免得白費心機時桂嬭婆又要嘲笑她無能。桂嬭婆又說：「這隻貓母就沒話講，幾隻大隻的嘛做一夥抓去放，連幾隻貓仔也抓伊沒法度，若恁祖媽，早就趕出了了，啊像汝，爬上頭殼頂放尿啊！」

五點半鐘，天蔚藍，蒼白的月掛在東，坐西猶有芒刺的太陽離地還有一步。連接日月成一道斜傾的蹺蹺板，太陽越沉，就會把月兒載得越高。

海面上有四枝釣竿，也那麼傾斜著。秋蜜辨認著哪枝釣竿是她阿爸。「不是那一枝，是這邊這枝，我們來打賭！」秋添用食指指罷，馬上伸出小指要來打勾勾打賭。

屋頂的磚坪似歷經一場大火的灶台，幾個小時了，餘溫猶存，赤足踩上去，暖和和的。秋添和英傑躺在坪坡上磨背，秋蜜做著切打他們手腳的動作，吟唱：「貓咪貓霸霸，放屎糕蚊搭，蚊搭洗未起，抓貓咪來剝皮……」

反覆念了數遍，秋添和英傑依然閉目躺著，搔他們癢，也不起來。「昨天晚上我們家那群女人都在哭。」英傑睜開眼，映入眼簾的是秋蜜明亮的眼，月兒就在她頭上。「爲什麼？是不是你們要去台灣了？」她問。「她們不要去，說要跟阿媽在這裡，連阿媽也在哭。」「結果咧？」「剩我跟我阿

母要去。「誰叫你沒有哭！」「我阿母在房間裡哭，叫我要跟她去。」英傑說完，大嘆一口氣。秋添說：「以後你就變成台灣囡仔，你回來不要買香腸跟肉鬆喔，帶小克力給我吃。」「巧克力！貪吃鬼！」秋蜜罵他。

秋蜜下去灶口盛了三碗蕃薯簽粥，叫：「貪吃鬼！下來拿啦！」自己端兩碗上去，惦記著多兩塊蕃薯要給英傑那一碗在右手。

三個人先喝掉蕃薯簽，然後用湯匙搗著碗底的蕃薯塊。秋添看英傑搗了大半碗的蕃薯泥，問：「你有幾塊？」秋蜜說：「不必問啦，他的只是比你的大塊而已。」

他們端著碗高高坐在屋脊上，邊看月升邊賞日落，還忙著和馬路上來往的行人畜打招呼。東邊有部摩托車慢吞吞的蹭著，三個人不約而同站起身來，秋添向車上的人吼了一聲，秋蜜馬上用手肘撞了他一下。那陌生人的灰髮黑眉滿臉橫肉，就是阿媽這樣的鄉下人也會形容他像山頂跑出來，身體也像他纏在後座的大帆布包，邋邋腫腫斜瞄他們一眼，兜到廟口，

循原路騎回來，又瞄他們一眼。他們追到東面磚坪，伸長脖子看著他在東和家的牆邊停下車來，卸下布包，攤開來，舖在地上。

嘉道喝一上午的米酒，睡一下午，這時候算是酒醒了，出來散散步，順道要去買酒，看到這個賣膏藥的便背著手停下來瞧瞧。彼此互看一眼，兩人都滿臉酒紅，紅螞蟻遇見紅螞蟻。賣膏藥的人把歪在布中央的瓶瓶罐罐像棋子似的擺好，然後倚牆半蹲，像張矮凳子，也不叫喊，也不說話，只是微笑，只是抽煙，讓圍觀的孩童指指點點「蜈蚣！」「蠍子！」「海馬欸！」下田歸來的婦女好奇地停下腳步，看見那賣膏藥的邪裡邪氣的，遂堅持要孩子回家吃飯寫字，還不知道葫蘆裡賣什麼藥孩子哪裡肯聽話，不免引來責備拉扯。男人則朝孩子後腦勺一記飛掃，孩子乖乖走開。

賣膏藥的無聊地望西看了一眼，西邊路的盡頭，兩片屋簷傾斜交接像支玻璃漏斗，屋間窄巷，如同接在漏斗下的瓶頸，霞光正從那兒悄悄流走；煌黃的汁液，將房屋襯得好似黑石般固若金湯，槍砲彈藥也打不進去。微

不足道的路燈亮了，虛情假意的月兒也亮了。嘉道蹲了下來，將空酒瓶攔在地上，順手拿起一瓶裝著一隻大蜈蚣的藥酒朝孩子晃去，蜈蚣往瓶口衝，孩子們給嚇退幾步，隨即雙手叉腰團結在一塊怒視著他。這時賣膏藥的對著他們舉高他的香菸，然後一聲不響的用手指掐熄煙火，幾個孩子尖叫著飛奔而去，看得嘉道哈哈大笑，邊喊著：「不驚！？不驚！？不驚！？」

「大家在呷飯，也不是像咱這呷酒人。」賣膏藥的聽嘉道這麼一說便發出「啊呀！」一聲一屁股塌在地上，兩條肥腿微微盤住，拱著他的大肚桶。嘉道隨便抓起一瓶酒問：「這是在飲啥？」「內行的也得問！」賣膏藥的說。「去北邊社啦，北邊社較有人，也像阮這，沒雨神也沒蚊仔！」嘉道說著見老伯走來便大聲喊：「伯仔！呷飽未？」老伯才駐足，一群孩子又壯膽跟著圍上來。嘉道說：「幫人客介紹一下啦，這罐啥？」「這罐喔！這是消炎的，蚊蟲咬傷，囡仔跌倒擦傷攏有效；若這是酸痛藥布，靠路燈看一下，有掛保證的，內傷、鬱著、胸坎痛攏叫伊好溜溜，亦有這，消腫止痛，

馬上有效，汝若欲採嘴齒，我馬上試驗乎汝看，黃齒科呢，這我在行的，傢伙隨時帶著……」說到拔牙，賣膏藥的露齒笑了。老伯拿起一支高粱酒瓶，孩子們連連發出怕又驚奇的聲音，「我當作是蔘仔咧！」他將瓶子向路燈高舉，仔細端詳那隻沉溺在黃色藥酒裡的蜈蚣。「這才真正是寶！在將軍澳抓的，以毒攻毒，百毒不侵……」賣膏藥的正說得高興，老伯把瓶子立下，那蜈蚣應聲沉了下去。

「攔等一下，呷飽人就出來啊。」嘉道看賣膏藥的又意興闌珊了，好像整個村莊都對不起他似的，連問兩聲「會曉拔牙齒？」賣膏藥的不吭一氣。嘉道轉身拉住一個孩子，「囡仔，去，去叫阮阿朗來，伊娘咧，發一隻豬矛牙尺外長！」孩子拼命想拉出手來，他急躁地用力一甩，「啊！我自己來，汝等咧，我翻身來！」

望著他猴急的背影，賣膏藥的唾：「肖仔！」一個背著娃娃的女孩子對其他孩子說：「趕緊叫人來看好戲！」兩個小男孩一路跑一路叫：「拔牙齒

喔！有人欲拔嘴齒喔！」

英傑吃完飯趕來找秋蜜和秋添，路上聽到消息，回來告訴秋暖，「誰人欲拔誰人的嘴齒啊？」秋暖問。「豬哥炯！」秋添說，「伊阿爸……」「伊阿爸？」秋暖瞪大眼睛。「不是啦！是一個賣膏藥的，他又不是牙醫！」秋蜜說。秋暖皺著臉：「那不是痛死了！」秋蜜說：「我知道，豬哥朗愛曾瓊雲，我去叫曾瓊雲去給他加油，他才不會痛！」「你又知道了，你不要真的跑去叫她，她等一下就來了！」秋暖拉著秋蜜的衣服，瓊雲就來了。一群人七嘴八舌拖瓊雲往外跑，秋暖一路叮嚀弟妹們：「不要說我們來囉！」

七、八個孩子兩個大人站在路燈下，老遠即聽見哀求聲，「阿爸，我沒愛啦！沒愛啦！」秋添急得一頭鑽進去正看見阿朗的阿爸舉起手朝他腦袋颳打下去，「沒愛沒愛！摺講沒愛！欲讀高中啊，是欲留這支豬哥牙來笑死人，那囡仔在叫豬哥炯豬哥炯，汝沒聽到？」孩子們呵呵笑，秋暖趕緊用手摀住秋蜜的嘴。賣膏藥的站起來，只比中年級的學童略高些，仰臉看著

被他阿爸扭送來的少年，說：「啊！我看！」嘉道一手掐住他嘴巴，另一手扳開上唇，露出慘白的門牙，再用力翻，始看見疊在上面還有一隻牙。「哇！篡牙！簡單啦！不是牙樑，兩隻腳的，少年家生做這緣投，沒彩篡這支豬哥牙在外口……」

嘉道插嘴：「當然嘛緣投，不看誰人生的，不只按呢，歹竹出好筍，恁輩是青眠牛，伊讀書讀第一名，剛才全校第一名畢業……」阿朗甩開下巴，羞恥得閉眼低頭求饒：「阿爸，沒愛啦，大家攏在看！」他阿爸吼：「男子漢大丈夫，管伊去看……」一旁觀看的老婦人說：「嘉道啊！汝真正有夠夭壽，逼那個囡仔在這表演採嘴齒乎大家看，做人老輩嘛要做差不多……」

嘉道充耳不聞。「這囡仔這乖……自一粒子，三、四歲就跟琴仔上山落海，多有孝咧！全社沒一個沒稱讚，汝好心好性，不要這酷刑……」漸說鼻頭漸酸。

賣膏藥的拿起一隻鉗子，試著箝兩下，興致勃勃地問：「看是欲坐落抑

是跪落，我抓一個勢。」男兒膝下有黃金，沒隨便講跪就跪，坐落坐落！
汝這矮仔冬瓜。」嘉道按住兒子的肩膀令他坐下。秋蜜喊聲：「快跑啦！」
英傑秋添還有其他孩子跟著喊：「跑啦跑啦！」老婦人回應著他們說：「怎
不知欲跑，今日這個囡仔若是跑，返去不止伊，連伊老母也會乎伊老輩打
死，可憐喔！琴仔！」又來了幾個孩童。有女孩子喊叫伊阿母來，有男孩
子嚷快拔快拔，阿朗握拳搥地掉頭怒吼：「閃啦！攏閃啦！」秋暖和瓊雲不
約而同蹲了下去，躲到孩群屁股後面。

他一副從容就義的模樣，緊緊將雙腿盤起，兩手罩住膝頭。他不動如
山，無論如何不能把他的臉拉向燈光，反倒是賣膏藥的得遷就他，單膝跪
下，將帆布上的瓶罐撞成一堆，另一隻腳高高弓著，並像釘釘子般向下使
了幾次力，兩隻手臂也試著活動活動。但是他看不清少年的臉，「閃！閃！
看沒！」說著將下巴抬高，仰天彷彿期望降下天光。孩子們馬上挪移到賣
膏藥背後的牆壁邊去，剩下秋暖和瓊雲還蹲在他背後。他阿爸幫忙扳開他

的嘴唇，尤其是上唇，由於過於用力，幾乎堵住他的鼻息，他沒有反抗。賣膏藥的推開一個小孩，有一點光貼在他左臉的顴骨，還是昏暗，但是他覺得凸起的暴牙就像他的生殖器官一樣正暴露在眾人面前。

賣膏藥的在他的牙齦上塗了一些麻醉藥粉，孩子們靜靜的屏息等候，一下子又等不及的吵鬧起來，賣膏藥的說：「還未，還未，算一百聲！」孩子們當真數起一二三四五六七……秋暖瓊雲偷偷站起來，瓊雲側出臉看了他的腦袋一眼，然後緊抓著秋暖的手腕，把她的手越拉越長，像反手抑制犯人般。被抓痛的秋暖使勁抽回手來，瓊雲改扣手肘扣得更緊，最後索性閉上眼睛，兩手一起掐著她的手肘，整個人貼在她背上，死抱住她，有個東西刺在秋暖手肘內側，秋暖問：「這什麼啊？」她聚精會神沒有回答。孩子們數到八八，八九，九十……她緊咬住嘴唇，沒有看到他臉上已開始綻露解脫的微笑。

當孩子喊到九八，九九，瓊雲握牢老師在橋上交給她的瓜種子，拼命

狂奔而去。黑暗的天空彷彿再現今夕與老師同看的夕陽，綺麗的紅霞匯成一片血海。「我喜歡彩霞滿天的夕陽，郭秋暖喜歡一朵雲也沒有的夕陽。」「我也喜歡彩霞滿天的夕陽！」老師說。想著這些話，雙頰又滾燙起來，樂極生悲的緣故，她邊跑邊哭。

他兩手緊攬住腳掌，幻想著這雙鷹爪將把他整個抓離地面，然而身體隨著被牽引的牙向前傾，好像一簾地瓜要給勾到秤子上，他阿爸趕緊用力押住他的肩胛，秋暖看見這個動作，淚水滾了出來。他聽到一個鬆動的聲音，紮在地心的牙根像枝老樁從水泥地面被拔上來，它脫離牙床那一刻他兩手向前撲去，把賣膏藥的壓倒在瓶瓶罐罐上面。門牙的痛彷彿鼻子也被割掉，似哀嚎又似歡慶的血淋淋的咆哮，轉眼像隻脫困的老虎縱身跳開，一溜煙不見蹤影。混亂中，原本就打定主意要那顆牙的秋添眼明手快立刻下手掌住它，撿到了寶，也跟著奔跑起來。賣膏藥的預備給他消腫止血的藥粉根本來不及派上用場，伸著他肥短的脖子叫：「抹藥仔啦！沒抹藥仔會

流血流死啦！」大聲叫完遂蹲下來左右尋找血跡和牙，自言自語：「到底有拔起沒？」他老爸嘉道只罵聲：「幹！」

一奔回家，秋添便把握在掌心火熱的牙拋在天井裡，一邊洗手一邊啊地叫。秋暖拿著手電筒在水缸邊找到那隻牙，弟妹們一窩蜂圍過來，她握緊拳頭，「不要擠啦！這裡暗矇矇，到燈下面去看。」弟妹們簇擁著她挪到燈光下，她打開手掌，那隻惡名昭彰的牙頹廢地躺在手心裡，牙根粘著

一絲鮮血，「好像一顆流血的貝殼。」秋暖說。「好臭喔！」英傑說。